



周氏與樊仲雲氏合影(左)



周氏與褚民誼李聖五樊仲雲英夫諸人合影



周氏在中央大學農場宴會對客揮毫

謝太傅兄子及外甥等共諫劉夫人方便稱開
 雖齋新有不妬忌之德夫人知佩已乃問誰
 撰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耳
 若使周姥傳應與此語也廿九年中秋降日寫應

古今第五期目次

- 甘遜邨居日劄(一).....吳昌綬(二)
- 藥味集序.....周作人(六)
- 中庸讀本書後.....梁鴻志(七)
- 秣陵十日.....柳雨生(八)
- 兩都賦.....紀果庵(一一)
- 我所知道的陳獨秀.....靜塵(一六)
- 記語言學家王小航.....何默(一九)
- 牡丹亭女讀者的戀慕狂.....仲玉(二四)
- 從魯迅談到龔定庵.....陳亨德(二八)
- 銀錠橋話往圖記.....張江裁(三二)
- 十園談助.....陳寥士(三三)
- 雪堂自傳(五).....羅振玉(三六)
- 編輯後記.....編者(四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出版

社長 朱 樸

編輯者 周 黎 庵

發行者 古今月刊社

通訊處 南京邀費井時代晚報社
 上海靜安寺路國民新聞社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總經售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本刊月出一冊 零售每册新法幣一元五角

廣告	正封	五百元	後封	五百元
	裏頁	二百元		裏頁
目價	全頁	二分	全頁	一百五十元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七六號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
 字第一〇一二號

甘遜村居日劄 (一)

吳昌綬 遺稿

伯宛先生邃於詞章之學，兼悉目錄，博識考據。此卷則多記載書籍事，野史逸聞，予素亦究心此事，乃益覺其珍秘。此先生手書稿本也，小楷細麗，絕可愛玩。而兵戈未已，劫火猶新，先哲遺編，亡失可懼，用付梨棗，以永流傳。 編者附識。

長洲蔣氏鐵華館藏書散出，中有吾家瓶花齋舊藏抄校本十數種。亟蹤跡之，已為書估挾之他適，因記其目，以俟搜訪。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抄本 「南爐紀聞」抄本 「杜工部年譜」附詩年譜 「錦里耆舊傳」吳尺身 「洪淵靜語閒居錄」抄本
「鹿齋老學叢談」並補谷 「鐵圍山叢談」抄本 「司空表聖文集」吳尺身 「雪谿集」 「北澗文稿」並補谷 「三劉家集」抄本
「吳尺身集」三冊

尺身老人著述，惟南宋雜事詩傳傳于世。經山游草一卷手稿僅存。光緒丁丑族兄文祐刊行。兄跋遊草記老人所著有「藥園詩稿」「洛陸鴻飛集」「瓶花雅集詩草」「紅豆花軒詩草」「玲瓏簾詞集」「蟬花集」，皆梓行于世，其「續谷文集」「荒谿稿」「征樓稿」「魚睨軒詩詞集」「續谷叢說」「易經臆說」「十三經音注辨訛」「山海經音注釋」「諸子集解」「讀史有懷詩」「詠懷明季諸臣詩」「南宋雜事詩抄補遺」「擬蘇白二公西湖詩」「南北游詞曲」藏稿于家，咸豐間燬于兵火。兄字端甫。官山陽丞，今年逾七十矣。庚子秋，獨山莫棠楚生以所藏藥園詩稿二卷歸昌綬，版刻精好，猶是初印，蔣氏抄本三冊，未審何集，恨不能致也。紅豆花館詩草 版在同郡丁氏

乾隆甲午，四庫館開，詔訪遺書，族祖黎平知府小谷公玉墀恭進瓶花齋舊藏經部陸氏易解等九十餘種，史部四明它山水利備覽等二十餘種，子部東宮備覽等三十餘種，集部李遐叔文集，風雅逸篇，石洞遺芳三種。蒙賜御題宸翰，賞給內府佩文韻府。按：賜，御，賞諸字均據頭，茲錄從略，下散此。

先是康熙乙酉歲，聖駕南巡。尺身老人獻詩行在，進呈書籍數十種。丁亥翠華再幸，進呈海潮集說三卷。聖因寺志四卷。歲華紀麗續編十卷。海潮集說特留乙覽，餘宜付內閣。兩世獻書，傳為浙中盛事。昌綬思輯瓶花齋題跋暨經進書目，搜摭未備，尚待博徵。

昔歲千里門得繡谷亭薰習錄殘本一巨帙，蓋即藏書編目，解題甚詳，惜祇經部易類九十餘種。書中夾籤題薰習錄八冊，此僅首冊，知所闕尚多。未知世間更有傳本否？卷端敘例，亦闕前半一葉，未署男城玉墀恭記。則甌亭小谷兩公手筆也，朱字刪改處頗多，當是初稿。

王司寇國朝詞綜卷二十七吳焯字尺身號繡谷，錢塘人。有玲瓏簾詞一卷，錄惜分飛，一萼紅，風入松，解語花，玉京秋，百字令，玲瓏四犯，市橋柳，鳳銜杯，芳草被花惱凡十闕。樊榭文集卷四有玲瓏簾詞序，有詞集甲附錄思佳客一闕。

甌亭翁于京師重獲瓶花齋舊藏許渾丁卯集，因賦長律三首。同時樊榭諸老均有題詠。前歲莫君以藥園詩稿見贈。昌綬用甌亭翁韻亦賦三律酬之。漫筆於此，詩不足存，用志家世舊聞，兼記友朋之惠。副墨分貽秘笈中，寄廬過往近城東。楚生為郎 亭先生為

新知投分初傾蓋，舊學傳家愧紹弓。異代星霜耆宿盡，名山風雨夢魂通。倚花亭子聯吟地，把卷徘徊讀未終。子家富儲藏榜所 居曰繡井寄廬

重經兵火摧殘劫，庚子北事起書卷存 津門者所失亦不少 緬想官私簿錄年，方謂瓶花齋遺書 日及藏書記未竟 借與一瓚勸護惜，更從翰墨訂深緣。撥拾殘骸慰寂寥，短檠寒燄伴清宵。亡書積歲猶心慙，羨字長年歎腹枵。圖中別業負漁樵，時乞石芝堪 主作甘遜鄉

強鄰幸許追皮陸，詩事同尋臨頓橋。楚生與僕所 居近臨頓路 郊禁即皮陸聯吟地也 甌亭翁得丁卯集後尚賦五言長古，樊榭和之，見詩讀集卷二。題云和吳敦復題重得先人舊藏宋刻丁卯集後。敦復即甌亭翁字也。樊榭集中兩世唱和酬贈之作甚夥。續集卷六又有瓶花齋百八瓷酒器歌。族兄端甫跋徑山遊草謂酒器百八種，瓷銅玉石咸備者誤也。平湖張鐵珊亦亦有長歌，見樊榭集附錄。

毛西河藥園詩稿序，尺身曾於皇上南巡時迎鑾賦頌，聖心嘉之。已召對吳閩舟中，使隨駕北行。而尺身以親老辭。昌

綬案園近體詩有南巡迎鑾七律四首，又七絕八首題云：「乙酉四月十日，上自西湖回鑾，臣焯於杭關謝郵送駕，蒙賜御箭，命赴吳門行宮。至十八日辭歸，恭進紀恩詩。第三首云：「郎官封敕賜嚴親，幸上春臺已八旬。今日忽聞親召問，主恩重沐一番新。」

尺堯老人舉丙辰詞科，與歸安沈東甫幼牧兩先生為同徵友。案園詩有竹墩訪沈厚餘留飲賜書堂一律，自注云：「尊人懷庭宮詹，奉命抄全唐詩集于揚州。則吳興羣從，固早締交矣。」

詞科掌錄，鶴徵錄，兩浙輶軒錄，杭郡詩輯，杭州府志，可采佚事必多。病起當一一檢錄也。藏書紀事詩亦須補錄重得丁卯集三律即從紀事詩得之。

汪千陂重振綺堂詩存，繡谷亭紫籐盛放，步入瓶花齋，牡丹未殘，坐久雷雨。口占呈主人，自注新羅山人寫藤花圖。幅頭題詠者十一人。

昌綬案。繡谷蓋因籐花得名，樊榭詩亦數及之。新羅圖詠不知猶在人間否？

吳門蔣氏有別業，亦曰繡谷，在花橋西。國初文譚極盛。張憶娘簪花圖即作于蔣園也。二百年來，園久易姓，斥為民居。臺榭池石，僅有存者。繡谷二大字刻石尚在。昌綬拓得一紙，思借作吾家舊額。特無地起樓臺耳。

樊榭秋林琴雅有尺堯老人序，自署鴉籠生吳焯。此別字之僅見者。序作于康熙壬寅，論詞極精。中有云：「余弱年從美門侍郎竹垞翰林論詞」，則及見國初諸老友矣。

「江湖流落玉溪生，長念神州泪眼橫。一曲鈞天開廣樂，始知夢裏者有承本。」

「早識安危仗異才，請纓無路祇堪哀。書生可有封侯相，試問橋頭日者來。」

寄王義門 冒鶴亭廣生

葉水盛字子沐，涇縣人。明萬曆中以御史巡視浙江鹽政，疏請許商人占籍應試。有葉玉成全集四卷。附鄉會中式錄一卷。所載至本朝康熙某科，蓋後人增入，見九九消夏錄。曲園老人嘗見其書。記此以俟假觀。

(按此下有兩則畫指，不可讀矣)

宋周晉仙有浪淘沙「明日新年」詞，元張伯雨追和之。國朝人多用其韻，病榻無樛，戲為繼聲，時辛丑除夕也。「病人費醫錢，支枕枯眠，轉喉禁口學寒蟬，時病喉骨出飛龍金潑水，不解衣船。愁夢絮燈邊，藥裏為緣。餘生乞與總欣然。阿誰也同添一歲，明日新年。」「窮盡賣文錢，擁雪高眠。近來生計等秋蟬，經卷藥爐蕭瑟甚，斗室如船。消息問梅邊，蠟屐無緣。嫣紅雙穗燭花然。次第春風適到也，明日新年。」

中表佩君女士，以扇索書，漫賦一律贈之。「北郭郵居繫夢思，舊家書味話兒時。鴛湖詩句黃皆令，虎阜丹青李定之。斛泪孕愁銷酒琰，尺鱗緘怨託機絲。絕憐翠袖伶俜甚，日暮天寒倚竹枝。」昔人稱皆令所適非偶，故以為喻，李定之名慧生，長洲李子仙福女，黃飲魚美第室。飲魚即蕘圃中子也。

「叢雜零篇臨頓宅，清貧眷屬伏川家。」樊榭移居詩。余取以為聯。

平湖高文恪公舊藏南宋畫院祇候馬麟畫梅絹本二小幀。公子巽庭編修嫁其女祥于張涇南司寇為繼室，以此為區媵物，有文恪題記。記後有小正書臨十八號字，高祥朱文印。張司寇有跋，夫人亦有七絕詩一。

崇陽姜學在先生姬人陳素素畫櫻桃一株，嫣然飛動。萊陽題清平樂詞。雪窗展卷命小姬慈臺臨撫一幅，并錄萊陽原唱鄙作附和于後。秦敦夫編 修亭詩詞

黃陶菴福編草菴絕筆曰：「七月四日，進士黃瀘耀死此。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

黃忠端著述目據東甯三易洞璣，易象正，緇衣儒行坊記表記集傳司經局進呈諸書，行業詠業焚草解遼環解齊環，榕壇問業，逆流草，駢枝集，浙園榮問，洪範月令明義，孝經大傳，鄴書，大滌函書，石齋逸詩。



藥味集序

周作人

鄙人學寫為文章，四十餘年于茲矣。所寫的文字，有應試之作，可不具論，有論文批評，有隨筆，皆是寫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來覺得較有興味者，乃是近於前人所作的筆記而已。其內容則種種不同，沒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賤，多能鄙事。』鄙人豈敢高攀古人，不過『少也賤』則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學，多務雜覽，遂成為學藝界中打雜的人，亦不得已也。

若言思想，確信是儒家正宗。昔孔子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來服膺此訓，以是於漢以後最佩服疾虛妄之王充，其次則明李贄，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虛妄的對而是愛真實，鄙人竊願致力於此，凡有所記述，必須為自己所深知確信者，才敢着筆，此立言誠慎的態度，自信亦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說此文章思想皆是國粹，或云現代化的中國固有精神，殆無不可。

我很怕說話有點近于誇大，便不足取，但是這裏實在是很謙虛的說的，只因不願虛偽的謙遜，故或不免過于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陸續寫有六十餘篇，茲因書局之需，擇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題名曰『藥味集』。

拙文貌似閑適，往往誤人，唯一二舊友知其苦味，廢名昔日文中曾約略說及，近見日本友人議論拙文，謂有時讀之頗感苦悶。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藥味』為題，不自諱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蓋未必然，此處所選亦本是近于閑適之文為多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作者自序於知堂。

中庸讀本書後

梁鴻志

光緒戊子。余年六歲。先大父隨使日本。舉家居長崎。伯兄長余七齡。已從塾師。受左氏傳。余聞兄讀書聲。輒喜笑求就學。先夫人以齒弱多病。未許也。繼請益力。乃入塾讀蒙書。未幾而塾師病沒。先大夫同官仁和許氏陽湖左氏。為子弟延師。曰戴先生者。余從而附學焉。是年始受大學。明年己丑之夏。遂肄中庸。今篋中兒時所讀書。惟中庸一冊在耳。朱墨爛然。往往有戴先生字蹟。戴先生之歿去余居里許。余在弱不善步。則備輿以往還。每傍晚散學歸。將抵家。遙見先夫人危坐樓閣間。若余待者。既極喜樂。又惴惴所業不熟而致詬責也。先夫人理家嚴。督課余兄弟書尤不肯假借。余歸自塾。取所受書責之背誦。無一字誤乃已。歲盡則輟講授。溫故書。必首尾背誦爛熟。設有齟齬不貫申者。則使覆誦。猶不熟。雖鞭撻不恤矣。又明年庚寅。先大夫以憂歸。盡室旋里。里中子弟。年相若。業相等。殆數十輩。而熟於經籍者。舉莫吾兄弟若也。先夫人嘗詔余曰。母子至愛也。至授書則吾為若師。不以愛而弛吾教。見其慎之。故戚黨無遠近親疎。皆知吾母善教子矣。夫以吾母之勤於訓迪。而余學殖荒落。術業無成。默誦故書。十不記一。於聖賢經訓之旨。更茫昧無所窺。辜負慈恩。思之媿汗。而此中庸一冊。去始業時垂五十年。當時父師母兄。無一存者。余亦白髮被面。頽然一老書生矣。循覽是編。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

秣陵十日

柳雨生

離開了南京七八年了，這次有一個機會來舊地重遊一下，不覺的有許多新印象新感念。什麼是新印象呢？南京城的偉大，是任何其它的城市所不能比較的，就是巍峨的故都北平，雖然是我們公認的歷史文物景色的蒼萃之地，也決沒有南京的氣象萬千般的雄渾。我上一次游京只有五六天的機會，走馬看花一般，雖也覺得它的偉大，究竟還未有很深刻的認識。這一次住了已經一個月，日子較久，觀察也較為深刻一點，也愈能夠看得出南京的偉大處來。

初到下關，發現和城市的城市一樣，沒有那麼多的汽車了。駛行全市的公共汽車，改用木炭駕駛，便利城內外的交通不少。我們坐着「大」汽車，由下關駛到新街口市區，差不多走了一點半鐘，坐在車上，遠眺市景，不覺使人發生一種驚奇的感覺。路面這樣的坦闊，城牆這樣的曲折綿延，樹木這樣的繁茂，遠山這樣的蒼茫幽密，哦，我們認識了南京城的偉大的所在了。中山陵斜倚着深碧色的樹叢裏的山岡，一片純潔的晶瑩色的象徽莊嚴和平的建築，遠遠的已經被我們瞭望到了。河山依舊，陵墓也依舊

。我羨慕幸福的南京市民們啊，你們的偉大的城市使你們的胸襟也跟着偉大了幾倍！

二

初到南京，吃飯也成了問題。我們既不住在旅館裏，也不是在朋友家裏借住。那麼，是不是自己租到什麼適當的房子呢？更沒有。在南京找房子，據說是比向朋友借錢還要難上數倍的，我們自然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運氣。

然而居住的問題解決之後，家常吃飯的問題還是很不容易解決的。自己既沒有請女工煮飯，「包飯」的舖子又不大肯送，於是乎只好常常在外邊「掛單」。

南京的飯莊飯館舖食堂都不少，除了夫子廟、新街口等繁鬧的街市外，其他重要的馬路，也都有許多大小飯館散布着。我們來了幾天，常常被朋友拉到外而去吃飯，也常常爲了吃飯而在外面東西奔忙。好，讓我現在介紹幾家我所熟悉的吃飯的地方罷。

我是不大喜歡吃羊肉的人，原因自己也不大說得出來。我自幼在北方生長，本來對於牛肉羊肉是不應該認爲是膾炙的。可是，我先後在北平十幾年，「東來順」「西來順」這兩家著名的館子，老是不常進去。冬天最寒冷時候，一面吃着涮羊肉一面和老朋友們談天，本來是最令人高興的事情，但是我却不大能够習慣。誰知南京最著名好菜的一家館子，却也是以吃羊肉著名的，更奇怪的是，我居然覺得這家館子的菜，也的確可以認爲是「頂」好吃。

杏花叢底下經過，高壯的深灰的石象石駝又射進我們的眼簾裏，這又已經到了明孝陵的地方了。這一帶的道路非常的寬闊，兩旁都是滿植着蒼老的柏樹的山邱，偶然還夾雜着些肥美的梧桐。幽靜極了，也安閒極了。在中山陵的乳白石牌樓的對面，現在還有一個幾百斤重的銅質紀念香爐，很完整的保全着。爐上刻着些有意義的字句，我們因爲時間匆促的關係，就主張先去瞻拜陵墓了。

陵墓的一切情形和從前沒有變更。我們稍微休息了一刻，慢慢的登上了三百多級的寬大的石階，就到了國父靈堂的門前。一個雄壯的武裝衛兵，紅紅的面龐，精神飽滿的舉着鎗在門前巡視。我們和他招呼之後，先站在堂前向下而眺望，幾十條交錯的道路織成偉大的首都街道的圖案，一塊一塊的棕黃色和綠色的方格，夾雜在灰綠色的山嶺和白練似的小河中間，偉大的城垣又連綿的穿插在這一幅圖畫的外圍，我們從高處望去，愈覺得這個龍盤虎踞似的大都的美麗，愈顯得我們自己這一羣的孤寂和渺小了。等到我們再踏進那個紀念堂，恭敬而沉穆的站在高巍的國父石像的前面默禱，仰望着國父的偉大的莊重慈惠的顏容，我們整個的精神都感受到一種革面洗心的力量和自己懺悔自己認罪的勇氣了。

這間館子的名字叫做馬祥興，很著名，大約我不必再通知你它在中華門外的地點，你到了南京也會知道的。這間飯館的房屋並不高明，一律是普通的平房，後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庭院，頗富於鄉村風味，雖然它的前部的房子是靠馬路的。但是，到馬祥興來的吃客們，依舊是十分擁擠，絡繹不絕。他們也從來不注意它的房子、桌椅、杯箸，而只是注意它的美味的菜餚。

最著名的一個菜是「美人肝」。其實就是燴鴨肝，但是，馬祥興的廚子的本領的確不同凡響，能够把它燴得又香又嫩，遠非他處的庖丁所能望其項背。其他的菜，像炒羊肚絲，鳳尾蝦，燻牛肉……也都極適口好吃。我頭一次到這家飯館去吃飯的時候，是和七八個朋友一起去的，其中偶然有一位朋友提議去吃馬祥興，立刻有四五位贊成，我當然也沒有法子推却。誰知，這真可以算是到這裏來的一種口福了。馬祥興的燻牛肉固然是十分可口，調味得既不過鹹，又不過淡，並且燻得極熟極爛，配合的香料的味又很濃厚，一大碗濃濃的汁子，熱氣騰騰的，裏面幾大塊半肥半瘦的肉，真可以令人「垂涎欲滴」。至於鳳尾蝦呢，它不過是普通的炒蝦仁，可是，每個蝦仁的尾部都是連着一點殼的，決不會完全脫離，除非你把那鮮嫩滑口的蝦仁嚼上一嚼，蝦仁很輕鬆的滑進你的嘴裏，那半截蝦殼也自然而然的脫落，一點不用費你的氣力。也許是我孤陋寡聞罷，這樣的熱炒，不但可以說好，簡直可以算是「近乎道」，豈止「神乎技」而已哉！

不想再專替一家飯館做廣告，所以讚歎的話也該告一段落了。聽說，在戰事發生以前，喧赫一時的某鉅公時常微服出城，攜一衛兵，到馬祥興

「吃小館子」。這並不見得就增加了它的聲價，不過，故事究竟是故事，我既這樣的講了，你又何妨聽聽呢。

在南京吃東西，固然有許多佳處，可是，同時也不能免去事實上必要的麻煩。第一，普通飯館比比皆是，認真高明的却多數集中在夫子廟一帶，現在交通既很不便利，而這座大城又特別的偉大，「代步」的費用頗為可觀。第二，吃飯的時候人不能太少，人少了並不見得準能經濟，可是興趣未免差一點，又往往吃不着著名的好菜。例如，南京肥鴨是極有名的，倘使一個人獨酌，你還能要一個烤鴨嗎？吃不成？還有第三點，照例應該物價太貴的問題。然而這是現在各地普遍的現象，非想根本解決的辦法不可，若單就這裏一隅而論，照我個人的經驗看來，南京可算是飲食最便宜的都市了。譬如，三個朋友在新街口的小飯館吃飯，要了三碗肉麵，再煮三十個餃子，切一盤醬牛肉，六個花鮮兒，……應了算賬的時候，也不過舊鈔八塊錢的樣子。求之其他著名的都市，這樣的物價，還能不說是難能可貴麼？

三

新的朋友，老的朋友看到的都很多，新朋友們相見都很客氣，老朋友們相見都很親暱。客氣的裏面，包含着許多誠懇而愉快的感情，親暱的當中，不免有些「他鄉遇故知」的樂趣。這兩種感覺都是只可用腦和心去領略感受，不容易也不能够用筆墨去形容它的。

先說老朋友罷：我舉兩個例子。一天傍晚的時候，陰雨濛濛的天氣，我坐在一輛破舊的洋車上，半垂着前面的帆布簾子，從豆菜橋經過。正在

觀看過去赴會了
吃飯的客廳是一間極幽雅的房子，四壁掛滿了現代書畫墨迹，都是有價值的作品，絨工也很精緻。——這是一個文化協會二樓的某一角落。靜靜的坐在這間客廳裏的柔軟的綠絨沙發上面，抽上一枝紙煙，喝一兩杯濃濃的紅茶，再和朋友們談着各種有趣味有意義的人生問題，不能不認為這是個很適宜的環境和佈置了。我從前一向是不抽紙煙的，至今也並不公開的抽煙，但是最近因着幾個很巧妙的場合，我竟然也會只用一枝火柴就可以把我的紙煙燃着，並且我的嘴也會吐出一陣一陣的煙霧來了。煙對於我，大約未必能夠幫助思想，也不能夠提神醒腦，然而，我覺得它至少能夠幫助我同情別人，使我時常能够置身處地的，另一方面替我對面談話的朋友們着想。兩個人互相談話的時候，專為自己打算是不行的，同時也應該為對方想想。這種相互的諒解對於兩方面都是很有好處的。我近來已經能够學習嘴裏「冒煙」了，我因此果然又多認識了許多朋友，應該不算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我那一天和真杉小姐她們對談了約二十分鐘，大家因為言語不通，就請草野先生翻譯。雖然大家說的都是很平常的話，好像在感情上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和瞭解了。語言的隔膜在我看來並不能夠算是很大的困難的。我們平常互相通語言的人很多，為什麼還會發生誤會、隔膜、摩擦，甚至於衝突呢？不肯平心靜氣的為對方着想，專看重自己這一方面，這也是使我們不能得到好朋友的一個致命傷。看啊，當你的朋友用火燃着一枝煙的時候，你無論如何也該效顰一下的。我現在寫到這裏，我的左邊的手已經摸着我書桌上的煙匣了。

永慶禪寺前轉彎的時候，迎面一輛車子過來，一個很熟悉而又多年不見的老面孔忽然在眼前雪亮的閃了一閃。哦，他是老金！幾年不見了。他也瞧見我，大家趕着招呼，走下洋車來，有雨傘也來不及撐了，忙於大家說話，誰又顧得這條街道上的潮濕泥濘？在冷風裏兩隻手緊緊的攥住，直有一股溫暖的熱力在交流着。

又是一天傍晚，我到陰陽營去找另外一位詞人。屈指算來，大約也有兩年沒有見面了。我尋到門口，發見外面的鐵門是開着的，就一直走進去，問訊之後，纔知道我來得不很湊巧，他恰在昨天乘夜車到上海去了，要五六天後纔能回來。可是，他的太太和小孩們都還記得我，一定要我留下地址，好等先生回來回拜。我因為自己不知究竟勾留多久，就說，「過幾天我再來好了」。結果呢，不行。地址非留下不可，誰叫是老朋友呢？何況大家又都是「獨在他鄉為異客」？

新的朋友們都是到這裏後纔見到，纔認識的，可是大家無拘無束的情形，却也和老朋友相髣髴。那一個朋友是生下來就認識的呢？人和人之間情感上的聯繫，最重要的是心靈上的契合和嗜好上的相投。有許多新認識的朋友和我的感情的融和，並不在其他的老朋友們之下，大概也是這個緣故罷！

恰巧有兩位異國的著名女作家——真杉靜枝、窪川稻子到這裏來觀覽，並不打算住得很久，就要到別的地方去，所以文藝團體的招待集會，就顯得排列堆積在一起，熱鬧得很了。草野先生主持了一個文學研究會，某天晚上也請這兩位小姐來吃飯，另外還約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們。我也算是遠道來的客人，草野先生於通知之外又連連叮囑了兩次，說不好意思不

兩都賦

紀果庵

——南京與北京

鷄籠山上鷄鳴寺，紺宇凌霞鳥路長，古堞尙傳齊武帝，風流空憶竟陵王；白門柳色殘秋雨，玄武湖波澹夕陽；下界銷沈陵谷異，楓林十廟晚蒼蒼。——王漁洋：登鷄鳴寺

冰簟胡床水上頭，起看纖月映淮流，三更入破誰家笛，子夜聞歌何處樓？檐瞻星河耿斜照，娟娟風露始新秋；謝郎今日思千里，獨對金波詠四愁。——王漁洋：題秦淮水榭

南風綠盡燕南草，一桁青山翠如掃，驪珠畫壁滄海門，王氣夜寒居庸道，魚龍萬里入都會，瀕洞合沓何擾擾？黃金台邊布衣客，捐軀激嘆肝膽裂，塵埃滿面人不識，駭駭寒虹霓霓結，九原喚起燕太子，一樽快與澆明月……

——郝經：入燕行

都會盤據控北陲，當年宮闕五雲飛，蟬噪寶氣沉箕尾，慘澹陰風貯朔威；密勢有人觀督亢，封章無地論王畿，荒寒照破龍山月，依舊中原半落暉！——王禪：燕城書事

一個是秦淮水碧，一個是居庸夜寒，這兩個性格不同而各具幾百年帝都歷史的古城，於今仍然作為中國政治上南北二中心，舊都與新都，曾引起多少詩人的讚嘆。中國歷史上的古都，隋唐以前是東西配列，非長安即洛陽，那種居中環拱的地勢，是足以雄駁四方的，宋以來，政治重點逐漸東徙，由京洛而汴梁，當時以北地異族突起，幽薊十六州，河北三鎮，先後劃入契丹，政治地勢，已由東西變為南北。及汴京陷落，高宗避海而南，自此至清，七百年間，只以南北二京，為帝王五爭消長之地，原來古代國家，是十分大陸性的，所以要居中取外，近代國家，是海洋性的，故注意交通便捷，經濟繁昌。南京雖曾在隋唐以前，作為六代帝都，而為時之暫，恰似電光石火，如今只留下鷓鴣古埭，陪伴着榮宋諸陵，供攷古家和騷人憑弔，其餘建置，明代的已是不多，何況更早？所以我覺得以帝京而論，南京雖老而實新，北京似近而頗古，只要我們把街道民廬宮城帝闕一加比較，是不難立知的。

讓我們放棄考古的迂談，說幾句有感的話罷。我在北京住過十五年，而在南京只住了一年，自然對於兩方面都談不到深刻的認識，尤其是南京。但為了感情的關係，有時對於舊都起莫名的懷念，恰似遊子之憶家鄉。而南京呢，亦有許多新的接觸，特別是屬於生活的瑣瑣碎碎，因此執筆略加抒寫，假使兩方面朋友看了，也許認為是有趣的事吧。

比較說來，南京是太不幸運了，在近一百年中，不知遭逢多少次兵災戰禍；尤其是清末太平天國及此次戰役，損失幾至不可計算。洪羊亂後，直至國民政府建都，元氣迄未恢復，於是這有名的龍蟠虎踞古城，竟降為人口不達二十萬的內地小都市，秦淮河水聲不流，明孝陵前秋風落木，

特長，即無論何人均可得適當的舒適，南京則天堂地獄之判，十分顯然。

雖是大陸性氣候，而防冷防暑都有價廉而適用的設備，故亦不覺其風霜炎燄，這是住在北京的人都曉得的。北京住宅很少像南京山西路一帶那樣歐美化的設計，往往是四合瓦房，大門則髹紅漆，金黃色閃亮的銅環，使一個小康之家也增加幾分堂皇氣象，潔白的紙窗，扶疏的花木，老槐是庭園最普遍的點綴品，因為牠有好的「清蔭」，若夏日則更有一窗碧紗（這紗是線織的，價甚廉而能阻蚊蠅，南京就買不到，還有北京人糊窗的高麗紙，南京也難得），這時最宜於午眠一覺，聽寶菱聲聽冰壺聲（寶冷飲小販所敲的銅盤），那種韻律都可以催眠的。冬天必有一窗暖陽和的陽光，而廉價的煤供我們滿室溫煦（北京硬煤不過三十元一噸，南京則要八百元以外），於是你可以在晚上聽虎虎的大風，和賣花生賣蘿蔔小販的清脆音調，一面煮茗清談，或剝花生米吃，有一盤香茗助你寫寫文字，都是詩的境界，在南京很難覺到的。

北京沒有春天，一因為多風，二因為沒有溫和，非嚴寒即酷熱，所以許多花都不能好好開放。即如牡丹，本是北方名種，而此花開時，無日不沙塵滿目，號稱以牡丹著名的中山公園、崇效寺，實際上人們到那裏還是憑弔落英的機會居多。豐台從遼金以來，就是燕京的花事中心，那裏的匠人，雖會在大雪中培養出帶花的王瓜，鮮碧的豌豆，嫩黃的春韭，使農學專家大吃一驚，但也奈不得「風姨」何。南京的住宅、零吃，以及其他舒適均不能與北京比，唯花木的繁茂易生，則遠非舊京可及。（雖然這裏天氣也會「十日雨絲風絲風片裏，陽春烟景似殘秋」，但風雨頗可養花釀業。）譬如一家用蘆席搭成的「棚戶」，院子裏會有很名貴的薔薇，而老舊

七十里的城郭，只落得如桃花扇所云「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鴉鳥」，雖以曾國藩那樣魄力，也未能把牠復興起來；民國十七年以前，又經過幾次軍閥戰亂，即非戰時，也刻剝得人民血肉枯竭。十七年至廿六年十年間，可謂南京建設的猛晉時期。如今我們進挹江門直至新街口一帶所見的街道住宅，寬闊整潔，碧綠的梧桐，花翠的冬青，和山西路海路一帶德國式住宅竹籬外的薔薇，大有異國風趣，這些差不多都是那時建築起來的，而以前則是菜園竹園，荒蕪三徑。只有城南一路窄狹污穢的小街，牛屎薰天，俗俗滿目，還保留着南京原有色澤。可惜這次事變，只留下些燒燬的殘骸，在晚照中孤立着。尤其是自下關進城，首先看到交通部原址，那美奐美侖的彩色棟棟，與炸藥的黑烟同時入目增愁，不禁令人生「無常」之感。刻下南京人口約七十萬，尙未恢復事變前九十萬的紀錄，住民分配大約是：

山西路一帶 官廳及新住宅區

中山東路及太平路一帶 商業區（日商尤多）

南城一帶 商民輻輳區，因為這裏是道地「老南京」，與其餘各地顯然有新舊之分。

南京是不調和的，新的極新，舊的則簡直是垃圾堆，似不容一刻存留，這正是建設進展過猛的表现。北京呢，自庚子亂後，幾乎五十年中未嘗遭過兵燹，且七百年來無日不在帝王的經營中，曠市整齊，配列勻稱，無刺目的新，亦無可厭的舊，是其特長，但是缺乏朝氣，則無庸諱言，這正如京派的人與海派的人一樣，前者是典型化而持重，後者是喜變化而活潑，誠然是各有千秋。不過以居住的便利說則南京似不如北京，北京唯

的瓦房前也常有綽綽的紫荊和潔白的繡球，在鷓鴣寺考試院前馬路兩旁，我采過許多野生的山茶，那惑人的嫩紅比中央研究院的辛夷和丁香還有力。山西路一帶新式公館的年青姑娘，在早晨八九點鐘提菜籃上市時，手裏常拈着一枝淡黃玫瑰或木香什麼的，令人豔羨她們的幸運。不過是，有這種花的人家，總是兩扇鐵門緊閉的，而在鐵門上向一只小洞裏，可以看見軍帽下的睜目，不時向外打量，如果門開了，那一準有部 Chevrolet 或 Plymouth 之類噓的一聲開出來，使你不由的讓開馬路，吃一鼻子灰。

南京除洋房以外，舊式房子真沒法問津，尤其像我這樣一個來自北方的人。他們老是把屋子裏糊起花報紙，頂棚及木板壁則用暗紅色，窗子很少玻璃，只是那種黯淡的調子就夠你受了，加上馬桶的臭氣，「南京虫」的臭氣，以及陰濕的霉氣，無怪住在裏邊的人終年要害濕氣。道地南京人可以在這種卑濕黑暗的客堂間打上一晝夜的麻將，可以在這裏度一生，那才是奇蹟。當我一租到這樣一幢房子時，沒辦法，第一步先將牆壁頂棚刷白，第二步將門窗釘好，換上兩塊玻璃，好容易恢復一點光明，但是磚漏的地板和霉濕氣依然沒法可想。南京住宅普通都院落很小，屋瓦是浮放在房脊上，一到梅雨時節，豈只是「家家雨」，簡直可以說「屋屋雨」，假設不是「床床屋漏無乾處」，則聽雨亦復大佳，無奈地上得放許多盆子罐子，不湊巧被褥也得收拾過。南京老鼠也是有名的寶貝，其形色比北京大而深，專門在信紙封或藏在抽斗的文件上大小便，或是在窗櫺角間作飯後散步，以及滾一顆胡桃在地板上玩耍，時間則在人已睡倒將入夢不願因些須小事而起床之時，其聰明誠不可及。或云，重慶之鼠更甚於此，其大如貓，能噬幼兒之鼻，然則我們還得讚一聲大慈大悲也。

全國研究學問最方便的地方怕沒有比得上北京的了，不但有設備完美的北平圖書館；那兒還有許多活的歷史。譬如我們喜歡晚清掌故的人，你可以找到勝朝的太傅太保，你可以和白頭宮女話開元舊事，你可以見到大阿哥，你可以聽七十左右歲的人講紅燈籠，到偉大的故宮可看見荒涼淒慘的珍妃井，可以歌詠慨嘆當年帝王起居的衰心殿。每一條街或胡同都有他的美麗故事，六必居可以使你看五百年前老奸臣的榜書，這好像在古老的京城都算不了什麼。掃街夫也許是二等戈什哈，拉車的會有輔國公的后的裔，開府一方的宗室弱息居然變了戲子，以四郎探母換她的吃喝，下台軍閥的錢太太在偷偷摸摸與汽車夫度安閑的日子，而不會起訴，這都是活的學問，活的歷史。此不過我所研究的一端，假設你喜歡音韻學，那好，這兒是國語的中心，你喜歡外國文學，這兒有住了一百年開外的外國人，有會唱中國戲的德國客；你喜歡音樂美術，那就更合適，從荆關吳陸以來的畫幅，真的假的立即排在眼前，只要你肯到琉璃廠走一走；而多少譚鑫培會演戲的地方，現在仍然保留着那時的打鼓人與胡琴手。北京飯店有意大利的提琴名手在開演奏會，你不妨去觀光。總之，這裏有羅掘不窮的寶藏，每個人都可得到他所需要的東西。去年，我想專門搜集甲午戰爭的史料，在南京走遍了書店，只有劉忠誠遺書和潤于集之類，始終不到十種，後來索性寫信給北京朋友，他托了書店去找，這一下可不得了，連中文帶日本就有二百多種，連我一個朋友的父親，官只做到潮州知府的，一部沒名氣的稿，都赫然在目，這就是北京書坊老板的本領。你不記得嗎？李南潤和兼任公都和書店老板作朋友，葉綠督在「語石」中更稱譽評估李雲從不假，雖然潘伯寅先生也上會重商不少的當，但琉璃廠那許多書店和古

玩字畫店却真正是不花門票的博物館和義務顧問。我曾在南新華街（琉璃廠附近）的松筠閣整日觀書，他們并不以為忤，假使你願意花車錢，你可以借一個電話打給他：「喇，把三朝北盟會編給我送來看看；你們那部水曹清暇錄賣了嗎？如果沒有賣，也給我拿來。」於是就有穿藍長衫光頭變的學徒用藍布包給你把書送來，他雖騎車累得滿頭大汗，但是，連一盤茶也不要喝，臨走還要說一生：「X先生，您用什麼儘管說一聲，我們就送來了，回見，您！」這實在比看圖書館管理員的嘴臉舒服得多，而你呢，到了端午中秋新年三節，只要稍微點綴十元八元就可以了，不用的書儘可送回，絕不會嫌你買得少。

在南京以至於上海都沒有設備較好的圖書館，有關掌故的人物更不願住在這種海派十足的地方，——因為這裏再不能讀依北關。即使有一二歷史人物，他們生怕你會是鄉匪，或者藉名募什麼捐，你休想接他們的響效。這地方的人情，普遍說起來是比較冷酷、刻薄。比如拖黃包車的吧，他一開口一定要加倍的價錢，甚至說一種讓你不能忍受的話，「你媽，這樣遠給一塊洋鈔，乖乖！」我寧可走那些用碎石砌就崎嶇的小路，也不再嘔氣了。店舖裏的老板都是高高在上，「老板，這只熱水瓶幾個錢？」「二十多塊錢吧！」「到底二十幾塊？」「你買不買？不買何必問呢？」一個北佬到這時不是氣昂昂出去就是給他一記耳光。書店我都跑遍了，也委實花過一些血汗之錢，總算博得點頭的交誼，但想拿他們做顧問却够不上，欠債一過十天也會連番找上門來，給你而孔看。何況這裏事變後一點書也買不着。至於夫子廟的古董店，只看見粗惡的假張大千或趙搗叔的作品，而價值又是嚇人一跳的。

讓我談談吃和娛樂，以作結束。北京是有名的「吃的都城」，那些堂館的油鹽醬醋光頭頂胖子代表他的資格與和氣，若是熟主顧他立刻會配四樣你高興的菜，且告訴你：「五爺，今天蝦可不新鮮了，您不必吃，我叫劉四給您燴個蟹黃吧，真好，勝芳新來的。」你聽了在誠懇之外，還感到一陣溫暖。好些地方你可以出主意要他們給你做，不是嗎？江春霖有江豆腐，馬敘倫有馬先生湯，……你若高興，何嘗不可以來個張先生餅？有一特點，是海派先生們最不慣的，便是，館子愈大沒有女招待。同時，凡用女招待為號召的館子一定不登大雅，且飯菜亦無可吃。假如願意俯酒，可以叫你熟識的「伊人」，或者一直將酒席擺到伊人「香巢」去。像南京這樣有侍婢女，無女不蘇（姑蘇）的現象是絕無僅有的，這好像北京處處都保留着古老的官架子，絲毫不肯通融。女招待我不反對，因亦「雅事」之一，無奈此地的招待與食客，實在「風」而不雅。通緊嗓子唱「何日君再來」或皮實已可令人皺眉，何況一直可以幹堂上燴滅的把戲！說到娛樂，一是遊賞之區，二為觀聽之娛。北京有許多帝王時代的園囿，那不只南京，即世界帝都都難比擬的，現在却花五分錢乃至一角錢就可進去吃茶了。中山公園的古柏，北海的瓊島，南海的瀛台，頤和園的十七孔橋，以及天壇孔廟，差不多成了北京的代表，沒有到過北京的，在明信片上，在地理教科書上，在啓文絲織廠的風景屏條上也可以領略一二。然北京於此亦有不及南京處，即南京雖無公園而處處野塘春水，花場夕陽，皆可算公園是也。莫愁湖之野趣，清涼山鷓鴣寺之荒曠，玄武湖之淡遠，各有其致。我頂歡喜考試院前一泓河水，夾岸垂楊，放牛羊的與火車相映照，這很像北京永定門內一帶光景。若有着脂粉故事的秦淮河，只好在板橋雜記中

去回憶，休去看他，桃葉渡左右全是刷馬桶的金汁與爛菜葉，使你不相信三百年的李香君柳如是會選這麼一個所在住下來，儘管隔岸太平洋六華春酒樓中也在金迷紙醉的吵作一團。且自事變以來，頹垣壞瓦，儼然桃花源哀江南中景物。即朱俞二公的「漿聲燈影」之文，到此也成謊語，所以趕熱鬧的大都到「翠樂戲院」「飛龍閣」之類的地方去，只剩下一二詩人向着鈔庫街的暗巷沉吟。提起戲劇，北京人是聽南京人則看。聽戲是坐在角落，沏一杯香片茶，閉了眼睛，用右手手指細按板眼，遇會心時點點頭，咽一口茶的風格。看戲是眉挑目語的看，品花寶鑑中潘三看蘇蕙芳那種看，奚十一看琴官那種看！——因為南京的戲，大部分是「歌女」唱的，歌女之在南京，恰如一百餘年前「相公」之在北京。唱雖是職業，却不是維持生活的法門。於是為達某一目的起見，遂有「捧×團」等等說法，好像這也是「古已有之」的事了，但究與易吳尸之捧梅博士，羅順公之捧程硯秋，相去有間吧？我于此道，十分外行，恕不多談。

天下事永遠逃不過歷史，清朝人對着「春明夢餘錄」一類紀述咨嗟，同光間人則已慨嘆噓亭雜錄中之種種，時至今日，豈唯「天咫偶聞」「藤蔭雜記」等竟如三代以上，即「宇宙風」之「北平特輯」亦遑若山河矣。南京掌故之書所知不多，「客座贅語」是較早的了，甘實庵君的「白下瑣言」甚風行，紀洪楊以後事頗楚楚，不失為好文章，不知數十年後，仍有此種文字否。「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念及此，不禁致慨於滄桑之速也。

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靜塵

陳獨秀死了。死於四川江津縣，是死在牀上的。

假使陳獨秀死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惡耗傳來，無疑將引起全中國或甚至全世界的大衝動；可是這個時候，他的死不過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裏，祇在水面上略略掀起幾圈微波。死非其時，這情景對於一位怪傑的殞落實是最淒慘不過的。

一個偉大的人物死了，人們照例要來一套『蓋棺論定』，或歌頌，或罪責，各依各的主觀，有的把死者捧上三十三天，有的把死者打入十八層地獄，使他永不翻身。其實這種行徑都有點近乎無聊。尤其此時此地，筆者對於陳獨秀之死，既不想談他從事政治活動的經過，也不想批評他的思想，更不願論述他對於近代中國到底發生了些什麼影響，從而確定他的功罪。我想這些工作最好讓諸幾百年後的歷史家們去開始，去完成吧。所以筆者於此，僅願約略談談關於陳獨秀的為人以及他生前事蹟的一部份。



陳獨秀遺影

(一九三六年秋攝)

無論如何，陳獨秀是够得上稱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傑出的人物。假使我們願不以成王敗寇的眼光去觀察一位歷史人物的話。
『五四』以後，國民黨北伐之前，青年人誰不曉得中國有南陳北李（李即李大釗）。當時陳獨秀身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威名顯赫，誰個不曉得。國民黨清黨以後，共產黨人不能公開活動了，而李大釗既死於北京，陳獨秀在上海，也成為天字第一號的罪犯，於是他的聲名，便像糊在牆壁上的花紙一般，在歲月剝蝕之下漸漸褪了色。時至今日，提起陳獨秀，簡直覺得有點生疏了。

其實陳獨秀的沒落還並非由於當年國民黨的清共。倘然國民黨清共以後陳獨秀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長征』有他的份，事變發生後與重慶合作有他的份，他還不是又成了重慶方面數一數二的一位大要人！所以陳獨秀的沒落，實在應該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內部對於陳氏的傾軋。陳獨秀畢竟不够做一個政治家，他不過是一位學者，

是個共產主義的信徒，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了！政治上失敗的結果，自然逃不了沒落的厄運。

矮小的身材，老是穿著一襲深褐色或深綠色的呢呢長袍，禿頂的頭髮，老是望後梳得很整齊，但是沒有油光。面孔很黑，一對尖銳的眼睛，炯炯有光，鼻子和嘴吧生得都合適，唇上唇下略有幾根鬍子，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善良而富有毅力的人物，這是陳獨秀容貌的大概。手脚都很小，右手手指間老是夾著根『價廉物美』的土製小雪茄烟，不斷地吸，不斷地彈灰，吸完一根接一根，右手和嘴唇從來沒有空閑過。從前在上海，住的地方非常秘密，而且始終只有一個人（僱傭一名女傭給他煮飯洗衣服）。跑出門來，從不坐車（因為坐車容易使人注意），也從不招呼和他認識的人。一個矮小的老頭兒夾雜在人叢之中走，夏天的草帽和冬天的呢帽永遠罩沒前額，碰到他的人自然做夢也想不到他就是一個被政府懸賞五萬元，長年通緝的大罪人。然而這個一直為政府當局要得而甘心大罪犯始終安安穩穩生活在上海，直到有一個他的親信門徒出賣他，被政府當局捉著押到南京去為止。

陳獨秀並不長於口才，不會辯論也不善演講。但是他的熱情，同他談天的人總會被他那股說不出來的熱情所吸引。他歡喜閒談，閒談時倒像白頭宮女話天寶，有點兒娓娓動聽。他也愛講笑話，談笑女人，雖然他講出來的笑話並不十分好笑，他談女人也不戴什麼戀愛的假面具。他是一個直爽而富於情感的人物，他不矯揉造作，他從不以無產階級為口頭禪，以無產階級作為一切一切的藉護；他是一個非常合乎人情的人。

古今月刊 (第五期) 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他的個性很強，不大肯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忠於人，忠於事，忠於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這是他成功的基礎，但也是他失敗的要素。他很固執他自己的意見，有些地方，他不免有點獨裁。每當辯論的時候，他會聲色俱厲地堅持他個人的主張，倘然有人堅決反對他，他竟會站起身來拂袖而去。但他也很感情用事，有時候，倘然與他爭論的對手是他平日所敬愛的，他會無條件地讓步，放棄他自己的主張。他有堅強的意志，却缺乏冷靜的頭腦，這是他身為領袖的唯一缺點，也是他一生事業的失敗之癥結。
他有豐富的感情，他有豐富的愛。而他把他的感情和愛都交給了他的政治思想。他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都為共產黨死了。他從不提，也不覺得老來無子的悲哀。他的一個媳婦和一個孫兒一直在蘇聯，她們不給他來信，他也不記掛他們。他的老妻住在安徽原籍，從來不曾到過上海，他也從來不回家去瞧瞧。聽說他還有一位哥哥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兒。他的哥哥先他幾年死了，他的老妻和女兒，自他被捕後才到南京陸軍監獄裏去探望他，有一個時期還陪他住在一起。『八一三』後，他從南京釋放出來到武漢，後來再從武漢到四川，他的老妻和女兒就陪着他轉輾遷流。一個政治上和文學上的怪傑到暮年居然還能享受幾年家庭的清福，恐怕完全出乎陳氏的意料之外吧？

陳獨秀也是一個出色的老師。對他青年的教誨，真可說『誨人不倦』。並且很高興給青年改文章。他的字寫得很細很潦草，但是他做起文章來却很仔細。他書讀得很多，尤其對哲學頗有修養，所以他的白話文詞句工整而且簡潔。我始終覺得，陳獨秀與胡適真不愧為一對中國白話文的大師，兩個人各有所長，而且一個詞藻的禮麗和一個行文的一清如水，恰巧成

個對比，這也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怪巧的一回事。

陳獨秀的體質並不怎麼弱，只是他終年害胃病，所以飯吃得很少，時時吃麵包。他除了抽香烟外沒有別的嗜好，酒是絕對不喝的。原來有沒有心臟病倒不得而知，不過他的肝火很旺。

從政治上失敗下來陳獨秀是受盡了磨折，尤其是共產黨那方面，簡直連氣也不肯給他透。但是陳獨秀始終要做一個共產主義者，執迷不悟。記得他被捕時候，章行嚴以老朋友的資格，願意做他的義務辯護律師，給他出了一次庭，因為要維護他的無罪，便在法庭上列舉他早年同情國民黨，反對北洋軍閥，擁護孫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義的種種證據，最後還代表他說他並不反對國民黨，並不想推翻國民政府。但是陳獨秀却立刻不同意章行嚴那種辯護，他自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自認他對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並要奪取政權，組織共產主義的革命。並且又當場拒絕章行嚴充當他的義務律師，回到監獄裏親自寫了一篇「辯護狀」，交進法院去。

出獄以後，陳獨秀除在武昌大學作了三兩次公開演講外，即無其他政治活動。所以陳獨秀的行動，也一直不為國人所注意。那時候（也許在那時候以前）他最受人注意的行動恐怕只有一件事，就是給上海的宇宙風半月刊寫了幾段「實庵自傳」（他的自傳），可是這「實庵自傳」不過寫了一個頭就擱起了。中國近代史上少了這一篇傳奇式的文獻，實在太可惜了。前幾年我與朋友有時偶然閒談到陳獨秀，我總覺得陳獨秀晚年政治生命的斷絕，並不怎樣可惜，因為他不是政治上的梟雄，其失敗也固宜。只是他不能完成他的自傳，這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損失，也是中國近代文學上的一個大損失！

獨之德意志，予尤愛桂特葛、卜特曼之德意志；予愛培根、達爾文之英吉利，予尤愛狄爾士、王爾德之英吉利。吾國文學界豪傑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盧哥、左喇、桂特赫、卜特曼、狄爾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腐之毀譽，明目張胆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陳獨秀遇事堅決，以及當時對新文化運動努力推進的斷然精神，我們已可從這短短一段文字中明白體味出來。以陳氏這種個性，其後來接受第三國際駐東方代表的邀請而組織共產黨，當然不足為怪了。

胡適與陳獨秀先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之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如龍騰虎躍一般向前推進了。當時全中國的學術思想界除守舊迂腐的一派極力反對白話文，反對革新文字的思想外，其他凡有進取心的學者和青年知識份子，無不竭力擁護陳胡二人的主張。其中最著名的即有錢玄同、劉半農諸人。而胡適的努力寫作白話文、白話詩，並努力與一般迂腐之士如林琴南之流筆戰，寫文章來痛斥許多舞文弄墨之徒的不通，與陳獨秀之「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新文化運動的前驅，使許多文人的散漫的學術思想匯合起來成爲一支文學革命的隊伍，與千百年來的舊文化宣戰，朝氣勃勃，絕不妥協，真可謂一吹一唱，少了一個都不成。所以今天許多人都稱胡適爲中國新文學的導師，同時就該稱陳獨秀爲中國文學革命的領導者。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上的成功，確實可以彌補他在政治革命上的失敗。陳氏死而有知，也當瞑目含笑於地下了吧。

啓事：本刊爲便利上海方面通訊起見，特商請國民新聞社收轉，此後凡上海方面之函件，均請投該社轉收爲荷！

現在獨秀死了，我不爲獨秀的生命哀，也不爲獨秀的不能成功哀，——因爲政治上的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失敗不一定是真的失敗。——却爲陳獨秀不能完成他的一部自傳哀。

陳獨秀雖在政治上全盤的失敗了，但他在提倡新文化運動這方面，却是絕對的成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固不祇得力於陳氏一人，然而陳氏是新文化運動的標幟並且又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却是不容否認的。

在民國六年一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這篇文章可以說就是後來新文化運動行動的綱領）以前，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就致力於提倡進步的西方科學，反對守舊的中國文學和一切落後的倫理觀念，在文學方面，陳氏更大膽地揭起反對古典主義和理想主義之旗，而主張應當趨向於寫實主義（時在民國五年）。胡適的「文字改良芻議」，顯爲陳氏這種主張所引起。及至胡適的「文字改良芻議」在「新青年」發表後，陳獨秀更進一步地發表了他那篇震撼全國學術思想界的「文學革命論」。雖然這篇「文學革命論」寫得並不長，但這篇短文的發表，確像在死沉沉的中國學術思想泥潭裏投下了一顆最猛烈的炸彈，將停滯已久的一潭腐泥臭水炸出一個大缺口，使新文學的嫩芽得以滋長。且並就在這篇「文學革命論」中，我們可以充分看出陳氏腦海裏革命思想的濃厚和前進精神之驚人。他最後一段這麼說：

『歐洲文化，受賜於政治科學家固多，受賜於文學者亦不少。予愛盧梭、巴士特之法蘭西，予尤愛盧哥、左喇之法蘭西；予愛康德、赫克

記語言學家王小航 何 默

現在通行的注音符號，是始於民國初年的。在他以前，清時原也有幾種拼音方法，那最早的是福建同安縣人盧懋章的「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那是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不過他用的多是本地土音，所以不能通行。其次便要算王小航了，他的「官話合聲字母」，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出版，以後就在京津甯奉一帶大規模地推行，傳播過十餘省，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沒有忘記的。所以他在我國國語運動史上，的確是一員老將。

據說他發明這種合聲字母，天津嚴範孫幫他的忙很多。有一天，他正在凝坐執筆審音的時候，嚴氏便送他一部李光地的「音韻圖微」，這書原是清聖祖把滿洲語「合聲」的方法，命李光地應用於漢文字音的。所以王氏談了以後，才知這個方法並非自己獨得之秘，於是就定名為「官話合聲字母」。後來嚴氏又首先替他宣傳提倡，使家裏人個個練習，結果據說連車夫廚子和丫頭老媽子等，都會用這種字母來寫信做文章了。

這種官話合聲字母一共有六十二個，其中聲母五十個，就叫做「字母」；韻母十二個，另稱為「喉音」。都採取漢字中的某一部分，故頗如日本的一片假名。像現在注音符號的文，他作才，就是取「撲」字的偏音；注音符號又，他作五，就是取「五」字的下部；注音符號了，他作了，就是取「阿」字的首筆。他的合聲，就是把字母與喉音變拼，却極端反對三拼

的方法(現在注音符號却有三拼法的)。當時日本服部宇之吉來中國，嫌他字母太多，就對他的門人王璞說道：「尊師官話字母數實太多，不如用三拼法以減其數。」王璞對他說了，他却大不以為然，說是「服部未嘗親投恩蒙，故不知學三拼較變其難數倍。學三拼有數月尚不能用，變拼則至鈍者十餘日必可用。」

後來這種字母，又經當時桐城派的古文健將吳汝綸的贊同，也極力替他宣揚，並且上書學部大臣張百熙，說是「此音彙是京城口聲，尤可使天下語言一律」。這不但推行這種字母，可以使人們便利識字，還可以進一步統一全國語音。這一塊統一大招牌被吳氏這樣抬出以後，果然張氏也大以為然，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距字母出版僅後三年)和榮慶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其中學務綱要第二十四條，就有「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的規定。那時中央權力甚大，各省勢不能不遵行的。不過條文中未規定必須用王氏的「官話合聲字母」做教本，因此偏遠諸省，就只得請駐防的旗人權做教習，鬧出種種笑話。例如福建各學堂旗人教官話時，開頭總是「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一般稍有新思想的人聽了，就不免要起來反對，那時就有一位林白水(即名記者林萬里，於民國十五年為北政府所捕殺)，為此而捉將官裏去了。

不過到了直隸總督袁世凱手裏，他的手段便不同了，他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飭督署的學校司擬推行辦法，於是學校司便通令全省啓蒙學堂傳習，又飭提學司將官話字母加入師範及小學課程之中，又命在天津設立師範學堂。其後浙江總督劉坤一，盛京將軍趙爾巽，也各在省城設立六人，進行革職。當時滿清書懷塔布開命，對人連喊冤枉，說是「我並沒有看見人家捐子說的什麼話，跟他們一同革職，冤不冤！」(清時各部例有兩尚書，一滿一漢)。因此倒便宜了王氏以為「勇猛可嘉」，超擢為四品京堂候補，並賞三品頂戴，預備簡授出使日本大臣。那知好景不常，發生政變，他亦在被捕名單之中，於是只得逃往日本，暫避鋒芒。

隔了二年，就是光緒二十六年，他潛行歸國，以僧裝漫遊山東，自稱台灣和尚。不久又返津蛰居，改姓名為趙世銘。是年冬，始刊所著「官話合聲字母」於天津，即自署蘆中窮士。足見這個別號，來歷實在非小也。

那時王氏還不過四十二歲，所以他後來的事情還多着呢！我們都知道那年是鬧過八國聯軍故事的，兩宮蒙塵，早已偷偷地跑到西安去了。王氏想這時總不至於再會受禍，便於第二年跑到京中，去謁見當時與聯軍議和的全權代表李鴻章。那時他倒沒有什麼野心，只想推行自己的官話字母。李鴻章命于式枚代見，式枚原是王氏舊日同僚，便問他：「老前輩(當時吏部兩部司員以此為敬稱)！現在從海外歸來，亦將有策略救中國嗎？」

王氏道：「天下事豈一策一略所能為？現在全國共計二十萬秀才舉人進士，比日本五千萬受過普通教育的人民少二百五十倍，以一敵二百五十，還有什麼策略可說？中國政府非注重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製出一種溝通語文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式枚那裏想得到他說的策略原來只為自己，大不高興的說：「這不像老前輩的雅言哪！老前輩必有雄謀碩畫，不屑對我們這般小角兒說出來罷！」王氏聽了也大不高興，斥為「不懂人話」，立刻辭別而出。

等到辛丑和約告成，第二年兩宮回京。王氏以為舊案當不再重翻，所

同樣學堂，於是才見得大規模的推行起來。直到民國七年，注音字母(當時稱為字母，現在改稱符號)公布通行以後，他的方法才被漸漸淡忘了。

以上所說，只是說他推行官話合聲字母一種情形，他的「蘆中窮士」別號，就是用在這本字母書上面的。他為什麼要號蘆中窮士？說來也有原因。原來他也是戊戌政變聲中一員新黨人物。他生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十九歲時(光緒三年)入庠，便喜讀譯時務諸書，因此親族鄉人都目他有魔氣。三十三歲(光緒十七年)中了舉人，三十六歲(光緒二十年)成爲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次年散館，改禮部主事，仍歸縣辦鄉團。至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他居然創設小學堂於蘆台，這是州縣地方設學校的最早者。第二年戊戌，他在京供職，又與徐世昌李石曾等創設「八旗奉直第一號小學堂」。他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文立案，便說「名爲第一號者，以後儘力推廣二號三號以至百千萬號，多多益善也」。當時王大臣斥爲妄誕，然而這個學校，到現在還依然存在，即燕翼中學是也。學校而名爲第一號，在當時確實有些異想天開，聞所未聞，然而後來各省中學師範有第一第二等之稱，小學也有此種辦法，不能不說都是沿襲他的先例了。

王氏既在京中辦了學堂，那時康梁正欲變法，德宗極想推行新政，於是他也上書言事，請帝奉太后出洋，並專設教部。可是禮部漢尚書許應騷以爲其言闊大，格不代奏。這可氣倒王氏，過了一月，便到禮部當面詰問，責許犯上抗旨。許氏老羞成怒，索性劾他包藏禍心，肉不足食。幸而德宗聖明，下諭「朕心自有權衡，無庸該尚書等紛紛過議！」立將禮部堂官

以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他在京創設「官話字母彙編」，令門人王璞爲之教授，又漸漸大張聲勢。那知西太后還是不忘情於戊戌黨人，依然恨之徹骨。恰巧譚嗣同的故友沈懋，就以黨人關係被捕，杖斃於刑部獄中。他原也與沈爲朋友，知道自己決難倖免，遂於第二年步軍統領衙門自首，希望能夠減些罪刑。當時慶親王奕劻請旨於太后，太后只是冷笑，指德宗道：「你問他。」這樣德宗實在左右爲難，如果直爲王氏作祖護的話，必爲太后所不喜，所以思索好久，才吐露一句「免其一死罷！」仍歸含有徵求太后同意的意思，而且也不讓王氏一些沒有罪孽；於是交刑部永遠監禁。後來得慶親王的營救，乘機對太后說：「近接見各國公使，多謂政府猶仇視新黨，變法恐無誠意。宜寬赦戊戌黨人，示欲起用，外議自息。」太后以爲然，遂降旨「戊戌黨人除康梁外，一律赦免，並開復原銜」。所以王氏不久也就出獄，但他已不想再做法官，赴保定去創辦拼音官話書報社了。

這書報社第二年(光緒三十二年)又移設於北京，出版修身、倫理、歷史、地理、地文、植物、動物、外交、家政等的初學拼音官話書，多是他自己動手編輯，銷數很好，多至六萬餘部。又出「人人能看書」數冊，即所謂拼音官話報者是。此報直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因遭攝政王載灃之忌，方才被封停出，他也避到江南來了。

但他因受德宗的寵遇，所以他對德宗還有一件報忠的故事，在這裏不能不補述一下。原來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德宗那時還被禁於瀛台，他聞知太后密遣太監孫小胖子身藏利刃，恐怕有不測的情事，就偕一太監和伶人田際雲於夜裏去見肅親王善善。肅親王對他說道：「我有辦法，

你只願放心！我所編防消隊，實在是個動旅，雖以救火為名，如遇危急時，就會保護皇上的。」雖然不到幾天，太后已調回孫小胖子去了。

第二年，這是光緒的末年了，王氏又聞太后已經病篤，請肅親王趕快率隊入瀛台，擁帝升殿，若等太后崩駕，事就落後。肅親王答以「無旨安可入宮？錯走一步，便是死罪。」他說：「太后未崩，那得降旨？」肅親王說：「這就沒有辦法。」他說：「不冒險，不濟事。」肅親王說：「天下事不是冒險可以成的！你冒險會到刑部監裏去，中何用來？」他的話便塞，只得扼腕而出。但不到數月，德宗果先太后一日而崩。所以他對德宗，的確是忠心極了。

到了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他受聘為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會員。他從南京返京，教育部次長董鴻祿對他禮待很殷，還說「大總統屢詢先生來否，明朝當往一談。」王氏却說：「我是閒人，不便去攪忙人。」董復勸他，他便不高興的說：「我從南來，專為社會事，不為作官事。若見大總統，人必謂王小航混入官場，這不是丟臉嗎？」於是董也無可奈何，就不請他去見。其實王氏所以不願去見袁世凱，混入官場云云，不過借借幌子而已，實際上却因為袁會背帝附后，所以不願再與他去接近。袁氏對王本來也幫過許多忙的，但王氏這時却不以私忘公，也可見得他是怎樣的正氣凜凜了。

那讀音統一會會員共八十人，其中由部延聘者三十餘人，部派者十餘人，餘則為各省所選派的代表。籍貫以江蘇為最多，佔十七人，浙江次之，佔九人，因此王氏對此多寡不均，大不滿意。然正式開會，會員到者僅四十四人，即照章選舉吳敬恆為議長，王氏為副議長。王氏既據江浙會員，敬恆仍謹慎其事，不敢付諸表決。王氏認為自己，遂率同黨向代理部長董鴻祿辭職，說「這完全是蘇浙讀音統一會，我等外省人翻入多日，甚為抱歉！」董勸他不必盛氣，且說：「當即日付表決，且定通過，我負責任。」後來果然將此十三濁音字母，用每省一權表決打消。但東南會員暗地仍用濁音，則多仿日本以雙點記於字母的右上角。

等到會期即將結束的時候，王氏又與吳氏鬧了一件公案，原來吳氏於開會之初，曾親至勞乃宣處，請其出席與會。勞則辭以未便，僅允貢獻一些意見，以私函寄於吳氏。此書中極贊許王氏的官話字母，以為簡易直截。吳氏得此書後，恐增王氏氣憤，故隱而不宣，並未印送於會員。後來勞氏長女勞維維來會旁聽，與王氏談及，王氏即向吳氏索得副本，於次日開會，登台詰問吳氏。吳氏說：「此玉初（勞字）寄我私函，公開與否，我之自由。」王氏便指書中有「諸公共同決定」之語問道：「我且問你，你是姓吳名敬恆呢？還是姓諸名共同呢？」吳氏憤極，就辭職不幹議長。照例議長缺席，由副議長主席，但他也怕蘇浙會員側目，所以不到幾天也辭退了。結果由他門人王璞代之，草草收束會期。

此後王氏惟一度入段執政幕中，旋即隱居，築水東草堂於德勝門內馬家大院，故晚年又自號水東。他所著書，除官話合聲字母等外，又有水東集十五卷，於民國二十年刊行，內分上下外三編：上編四種，○小航文存四卷，自戊戌上書，庚子行脚，字母序論以及雜文書牘均屬之。首有胡適序，頗恭維他的為人。○三草副存一卷，即「雪泥一印草」，為戊戌至庚子所作詩，「照膽台吟草」，為光緒三十二年在杭州所作詩，「下里吟草」為民國元年在南京所作詩。○抗汴軒吟草副存二卷，為開居北城滄業湖

太多，又見吳氏為議長，於是一幕暗鬥就從此開始了。

依開會的程序，第一步先審定國音。其預擬辦法，先依李光地「音韻圖徵」各韻的同音字，採取其較為常用的，名為「備審字類」，隔夜印發各會員，以便各自商定應讀的音，而用會中預定的「記音字母」注於其上（此記音字母即後來通過的注音字母）。然為此記音字母，會中即大起風波，而其關鍵則在濁音問題。議長吳敬恆說：「三十六字母是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我們應該遵守。」蘇人汪榮寶也說：「南人若無濁音及入聲，便過不得日子。」於是東南會員，都主張將三十六字母中的十三濁音加入新字母中。但王氏却竭力反對，雙方爭辯甚烈。吳氏乃出以滑稽的語調說：「濁音字甚雄壯，乃中國的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其國強；我國官話不用濁音，故弱。」因試唱一段弋陽腔，以證明濁音的雄壯處。王氏於退會後，乃與馬體乾劉維善及其門人王璞商議（皆直隸籍），邀集北方諸省及閩粵川滇代表三十人，別開一會於安立甘教堂，倡議道：「字母加入十三濁音，則是以蘇浙音為國音，我全國人民世世子孫受其困難。今吳維維特有基本隊二十餘人；我們意見雖同，人數略相當，倘表決時有怵於勢者，事必敗。」並建議於表決時，應以省為單位，每省不問有多少會員，只有一表決權。眾皆鼓掌贊同。第二天開會，王氏即提出此案，蘇浙會員譁然。汪榮寶且大聲說道：「若每省一表決權，從此中國古書都廢了。」王氏問：「此語作何解釋？」汪不答，王氏又說道：「是否蘇浙以外更無讀書人？」汪纔說：「我錯了就是！」偶然汪與同座用蘇白閒話及黃包車，王氏以為罵他，大怒道：「你罵我王八蛋，我就來讓你這個王八蛋！」幾乎要動起武來。幸得汪即離席而去，始安然無事。但從此吳

西東時所作詩。○方家園雜錄紀事一卷，專誌晚清軼聞，而記其事於其後。下編亦四種：○表章先正正論一卷，為晚年表章毛奇齡等為古文尚書辨護之作。他嘗對馬裕藻說：「你們浙江人真高明啊！我們北方人真不行！」意謂毛奇齡乃蕪山人，曾為古文尚書作冤詞，而閩若輩乃太原人，曾力攻偽古文尚書也。○三體石經時代辨誤二卷，為斷三體石經出於漢代力辨魏正招所立的錯誤。○讀易隨筆讀論語隨筆各一卷，均宗程朱之說。○輯歷代女傑的事蹟六十篇而成，各篇均附有自己的按語。王氏卒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七十五。原名照，小航其字，河北甯河縣人。

政治月刊 第三卷 第六期 要目

親兵之官	汪精衛
中國問題	孟憲承
清鄉運動之我見	陳村廣
新的中國問題	杉村廣
歐亞兩戰爭的合流	伯村廣
大東亞戰爭與印度	亦村重
勝利者的反省	野村重
新經濟政策的施行	默君
統一幣制與新法幣	俞仁
珊瑚海大戰的戰果	俞仁
日本海軍的戰果	俞仁
興廢之關鍵	俞仁
珊瑚海大戰紀詳	俞仁
中共最近的動向	俞仁
新國民運動應注重的幾種教育	俞仁
舊史鈞沉	俞仁
汪精衛先生傳	俞仁

牡丹亭女讀者的戀慕狂

仲 玉

在中國舊有戲曲中，最能打動萬千少男少女

所以很傷心的在他七夕答友一詩中說道：

心懷的，北曲莫如西廂記，南曲要算到牡丹亭。

「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指檀痕教小伶！」

但西廂記完全敷衍會真記故事，曲詞雖佳，遠不及牡丹亭的「情文並茂」。牡丹亭出世後，使無情的人讀了變為有情，有情的人讀了變為癡情；尤其是一般深閨少女，她們所受的刺激尤深；有的為他痛哭斷腸，有的想嫁給他的作者不遂而短命，甚而至於有的為他而自殺。這種偉大的奇跡，西廂記那能與之相提並論？今人郭沫若，他譽西廂記為「有生命之人性戰勝了無生命的禮教底凱旋歌、紀念塔。」我以為如移來贊美牡丹亭，更是確切而適當。

其實他儘可不必傷心。一本有生命的文藝作品的成功，有的在當時就有人賞識，有的往往要待之千載之後；他的牡丹亭出世後，雖未即蒙士大夫的譽揚，然而閨閣流傳，立即博得萬千少女的同情，俞二娘第一個替他校閱，第一個為他而情死。茫茫塵世，知己難得，他亦可以無憾。他有哭婁江女子一詩云：

當作俞三娘；然他書則俱作俞二娘。她的身世，以梅花草堂筆談所載為最詳：

「俞娘，麗人也，行三（張友聲）湯顯祖及其牡丹」亭引此文，遂改作「行二」，不知與下文「恨子不識阿三」語不呼應，不如仍原文「行三」為是。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疽苦左脅，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婦婉之容，愈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投返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止。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圖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註云：「吾每晝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輕涉，皆能及之；杜女固先我着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顧視其手跡，逾媚可喜，當家人也。某嘗受冊其母，請秘為草堂珍玩。母不許，曰：「為君家玩，孰與其母寶之為吾兒手澤耶！」急急令倩錄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妹，落風塵中，標格第一，時稱仙子。而其母私於某恨曰：「恨子不識阿三。」吾家所藏劇本，將上開先生，臨耳而聽，不覺上

但這種種奇跡的發生，都是出於作者湯顯祖意料之外的。他的作曲，在他不過借來自發牢騷，決不希望得到什麼人的了解。所以曾經有人可惜他的聰明誤用，勸他把作曲的精神來講學。他笑答道：「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講者「情」也。」

他詩中有「偏只在婁江」一語，可知婁江傷此曲的人，還不止一個俞二娘，至少須有兩人。可惜「書缺有簡」，現在已不易查考。

先生嘗以書授某：「開太倉公酷愛牡丹亭，未必至此。得數語入梅花草堂，並刻此記，幸甚。」又虞山錢受之，前取西廂公案，參倒洞開漢老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燈錄甚急，某無以應也。

在這篇文章裏，是要把牡丹亭作者的閨閣知己一一介紹於讀者。現在就先從俞二娘說起。俞二娘的名字已不傳，但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所載

西廂女子讀小書，和作者也是同種人，她是以「自我」出名的；但她對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麗娘，却也表示着十分的同情。她為此寫了一首詩，一時頗流傳人口。那詩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斯何足怪！不朽之業，亦須屢厄後出耶？挑燈三嘆，不能無感於牙伯焉。」（卷七俞娘）

「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閑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不獨傷心是小青！」

除了俞二娘外，同時有內江女子（不知姓名）及金鳳鏞，都因讀了牡丹亭，想嫁給他的作者。結果，內江女子投河溺死，而金鳳鏞却患相思病而死。內江女子事見尤西堂良齋雜說，他書亦有記載。本事是：

「淪川牡丹亭記，贈炙人口。相傳揚有女史金鳳鏞（原注：梅仙云，蘇州人，宋姓。廣仙云，浙江人，不知其姓），父母皆故，弟年尚幼，家素業，遺費甚厚。鳳鏞幼慧，喜翰墨，尤愛詞曲。時牡丹亭書方出，因讀而成癖，至於日夕把卷，吟玩不輟。時女未字人，乃謂知心婢曰：「湯若士多情如許，必是天下奇才，惜不知里居年貌。爾為我物色之，我將留此身以待也。」婢果托人探得耗，知若士年未壯，已有室，時正待試京師，名籍籍，傳人口，即以復鳳鏞。鳳鏞默然久之，作書寄燕都達意，有「願為才子婦」之句。年餘，亡復書，蓋已付洪喬公矣。復修函寄之，轉展浮沈，半年始達。時若士已捷南宮，感女意，星夜來廣陵，則鳳鏞死已一月矣。臨死，遺命於婢曰：「湯相公非長貧賤者，今科貴後，倘見我書，必來相訪。惟我命薄，不得一見才人，雖死目難瞑。我死，須以牡丹亭曲殉，無違我志也！」言畢遂逝。若士感其知己，出已貲力任殯事，廬墓月餘始返。因理金氏產，並其弟，悉載以去。後其弟亦成名。楊雲生為余述。」（卷二金鳳鏞）

「內江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讀還魂而悅之，遂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湯若士以年老辭，女不信。一日，若士湖上宴客，女往觀之，見若士歸然一翁，僂僕扶杖而行。女歎曰：「吾生平慕才，將托終身；今老醜若此，命也！」因投於水。」（據「湯顯祖及其牡丹亭」引「黎瀟雲語」，但「黎瀟雲語」似非書名）

綜觀上面所述，凡傾心於牡丹亭或牡丹亭作者的女子，沒有一個不是短命而夭折。牡丹亭幾乎成爲一本不利於女子的象徵劇。到後來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本出世，有人一考她們的身世，於是更替上面所說的話多添了許多的證據。

此事與清末曲家黃韻珊事極相似：相傳「韻珊才豐而貌陋，曾有一女，欲委身焉；嗣見其貌而止。」（顧曲塵談引劉誠盤語）金鳳鏞事見都

卷二金鳳鏞）

有人以為三婦合評牡丹亭事，係出於吳山人的僞托，說見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

「康熙間，武林吳山，有三婦合評牡丹亭一書。按吳山名人，字舒曼，吳山其號也。工詩文詞曲，與同里洪稗畦（昇），並馳名江浙間。吳山始聘於陳，未婚而天；取談，逾年亡；繼娶為錢，與吳山偕老。三婦皆其妙才，詩筆清麗。其牡丹亭一曲，則陳談評其前半，而錢繼之，評語成列於上方；吳山復引詩經語作旁批，皆行於世。人皆豔稱之。予獨以為吳山所聘所取，或能讀書識字，事或有之；若云所評係三婦相繼而成，則其中當有分別之處，何以心思筆氣，若出一人？鄙見論之，大約為吳山所自評，而遂其名於乃婦，與臨川之曲，同一海市蜃樓，憑空架造者也。」

記中所說，雖言之成理，可惜尚沒有佐證。今人任訥就不信這一段話，以為：

「三婦合評一書，其事殊蹟，足資談助。而三婦之文，即觀其卷端題詞，已覺清靈幽秀，自具一種陰柔之美，為不可及。至於前後事夫之賢，三人相望之厚，深情淑德，尤多足稱。」（曲

之點然！談則書。」

「向見牡丹亭諸刻本，詰病一則無密場詩，獨陳阿姊評本有之；而他折字句，亦多異同，靡不工者。洵屬善本。每以下卷闕佚，無從購求為快快。適夫子遊若雪間，攜歸一本，與阿姊評本出一板所摹。予素不能飲酒，是日喜極，連傾八九酒杯，不覺大醉。自睡時睡至次日，日射帳鉤，猶未醒。門花賭若，夫子嘗舉此為笑。於時南樓多暇，做阿姊意，評注一二，悉綴貼小籤，弗敢自信。積之累月，紙墨遂多，夫子許可與姊評等埒，因合鈔入茗溪所得本內，重加裝璜。循環展覽，笑與注會，率爾題此。談則又書。」

「予素不能飲酒」以下一段文字，任訥以為「風致獨絕。想見歡融芸卷，春輝花枝，無限醜情，都緣風雅中出。抑何清豔乃爾！」此後吳人又記一則云：

「同語二段，則手鈔之，復以自題二段於后。後以評本示女甥，去此二頁，摺疊他書中，予弗知也。沒後檢點不得，思之輒增悵惘！今七夕曬書，忽從庾子山集第三本翻出，楷墨猶新，盎然獨笑！又念同孤家煙香，奄冉十三寒暑；而則戕身女手之卷，亦已三度秋期矣。悵望星河，臨風重讀，不禁淚潛潛下也！吳山人記。」

錢宜又繼此題一則云：

「此夫子丁巳七月所題，計予是時，才七歲耳。今相距十五稔，二姊墓樹成圍，不容異路相思，光陰何似？若夫青草春悲，白楊秋恨，人間離別，無古無今。絳晨風雨淒然，綺角綠粵梅一株，昨日始花，不禁憐惜。因向花前酌酒，呼陳姊談姊魂魄，亦能識梅邊錢某，同是斷腸人否也。細雨積花蕊上，點滴如淚，既落復生，盈盈照眼，感而書此。壬申晦日，錢宜記。」

任訥又於此記後評云：「縹緲興懷，淒涼入骨。讀此一則，錢姊恐亦非厚福之人；而文字清淡雋逸，直是小品中上乘，不可沒也。」果如所言，則吳山三婦，竟沒有一個能掙脫「薄命」之網了。然「縹緲興懷，淒涼入骨」，讀牡丹亭者亦莫不有此感覺。那麼傾倒於此者必成薄命，亦屬「物以類聚」之理，毫不足怪了！

除了上述諸人外，湯顯祖還有一個最幽默的女性知己。牡丹亭出世後，在閩閩中得到了這許多知己；於是因了酸素作用，却引起了偽道學家的反對。像徐樹丕活埋庵論小錄所云：

「聞若士死時，手足盡墮，非以綺語受惡報，則嘲謔仙真，亦應得此報也。然更聞若士具此風流思想，而空無婉妾，與夫人相莊至老，似不宜得此惡報，定坐嘲謔仙真耳。」

他既說牠的題詞有一種「陰柔之美」，那牠當然是承認出於女子手筆的。他接着就略記三人評書經過。本文就依據了寫成後面的記述。

三婦為吳人之未婚婦陳同，繼娶錢宜，三妻婦錢宜。陳同字次令，黃山人。吳人評本自序有云：

「初聘黃山陳氏女同，將婚而沒。有邵媼者，同之乳媼也，來述：同於病中猶好觀覽書籍，終夜不寐。母憂其茶也，悉索篋書燒之。僅遺枕函一冊，媼匿去，為小兒女夾花樣本，今尚存也。人許一金相購。媼忻然攜至，是同所評點還魂記上卷。密行細字，塗改略多；紙光閃閃，若有淚迹；評語亦凝亦點，亦文亦禪，即其神解，可自為書，不必作者之意果然也。惜下卷不存，對之便生於邑。」

觀此故事，則陳同之死，似又蹈了俞二娘的覆轍，僅因時代已遷，易相思為幻想而已。談則字守中，清溪人。吳序又云：

「已取清溪談氏女則，雅耽文學，鏡奩之側，必安書麗。見同所評，愛玩不能釋，人試令背誦，都不差一字。暇日做同意補評下卷，其妙芒會，若同一手，弗能盡述。則此評究，妙

「此夫子丁巳七月所題，計予是時，才七歲耳。今相距十五稔，二姊墓樹成圍，不容異路相思，光陰何似？若夫青草春悲，白楊秋恨，人間離別，無古無今。絳晨風雨淒然，綺角綠粵梅一株，昨日始花，不禁憐惜。因向花前酌酒，呼陳姊談姊魂魄，亦能識梅邊錢某，同是斷腸人否也。細雨積花蕊上，點滴如淚，既落復生，盈盈照眼，感而書此。壬申晦日，錢宜記。」

任訥又於此記後評云：「縹緲興懷，淒涼入骨。讀此一則，錢姊恐亦非厚福之人；而文字清淡雋逸，直是小品中上乘，不可沒也。」果如所言，則吳山三婦，竟沒有一個能掙脫「薄命」之網了。然「縹緲興懷，淒涼入骨」，讀牡丹亭者亦莫不有此感覺。那麼傾倒於此者必成薄命，亦屬「物以類聚」之理，毫不足怪了！

除了上述諸人外，湯顯祖還有一個最幽默的女性知己。牡丹亭出世後，在閩閩中得到了這許多知己；於是因了酸素作用，却引起了偽道學家的反對。像徐樹丕活埋庵論小錄所云：

「聞若士死時，手足盡墮，非以綺語受惡報，則嘲謔仙真，亦應得此報也。然更聞若士具此風流思想，而空無婉妾，與夫人相莊至老，似不宜得此惡報，定坐嘲謔仙真耳。」

「手足盡墮」，這種無根之談，不知自己先

寫成帙，不欲以閩閩名聞於外間，以示其姊之女沈師陳者，謬言是人所評。沈方廷老生徐丈野君談經；徐丈見之，謂果人評也，作序貽人。於時遠近聞者轉相傳訪，皆云吳山評牡丹亭。

觀序中「不欲以閩閩名聞於外間」一語，可知吳山後來用三婦合評名義出版，原非本心。由是以言，那歷清涼道人之言，似屬神經過敏了。

「則又沒十餘年，人繼取古蕩錢氏女宜。初僅識毛詩字，不大曉文義；人令從崑山李氏妹學。妹教以文選、古樂苑、漢魏六朝詩乘、唐詩品彙、草堂詩餘諸書，三年而卒業。啓齋得同、則評本，怡然解會，如則見同本時。夜分燈燭，嘗倚枕把讀。一日，忽忽不懌，請於人曰：「宜昔聞小青者，有牡丹亭評跋，後人不得見。見『冷雨幽窗』詩，凄其欲絕。今陳阿姊評，已逸其半而傳之，夜台有知，得無秋水燕泥之感！宜願資金鑄為璽板資。」人不能拂，因序刻之。」

書中有陳同題詞兩則，談則繼題兩則云：

「昔有人游冥府，見阿鼻獄中，拘繫二人，甚苦楚。問為誰？鬼卒曰：「此即陽世作還魂記、西廂記者，永不超生。」宜哉！」

活着奈何人家不得，只有這些鬼話來中傷人家，這是一班無恥小人的勾當。所謂「宜哉」，只是他自己一人之所謂宜而已。對於這樣無根無據的駁斥，却有一位女士說得最幽默有味。這位女士是閉餘筆話作者湯傳楹的夫人丁氏。她真不愧為若士第一知己，而且她又是一位明末同丈夫殉國的烈女。閉餘筆話裏說：

「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蕙葉文人，令受無量痛苦！豈冥途亦妒奇才耶？內子在旁語道：「當係臨川不幸，遇着杜太守、陳教授一般人作冥判耳！」……

臨川真正不幸，就是他在陽世裏所遇到的人裏，杜太守、陳教授一般人也是何其多啊！

從魯迅談到龔定庵

陳亨德

魯迅先生的舊詩，真是『震盪古今』，聲調明白的了：

漢節各方面都好極了。就可惜不多，除了集外集與集外集拾遺中所登載的以外，散失的一定多得很。周作人氏的『回憶魯迅』中道：『詩則有庚子年作蓮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絕，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書神文一首，今不具錄。辛丑東游後會寄數詩，均分別錄入舊日記中，大約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閱了。』就只這一處，就是十餘首，別的不留稿的想還有，現在距先生逝世，不及十年，而輯逸的工作，就無法動手了。思之可歎。

前些日子香港有人說魯迅會受龔定庵的影響，後來為上海的文人譏諷得很厲害。好像都不大看得起龔定庵，不過龔在清代的文人中，也真了不起。不用說那些考據詞章掌故及蒙古史的大學問，就是兩卷古今體詩與三百十五首己亥雜詩，就足以永傳不朽。如果要看定公的不羈之氣的發洩，那是一篇『千禧新書』的序文，就可以

就是如此：

『兩度乘閑訪貫休，前途春盡後中秋。偶來蓬閣如泥飲，便解貂裘作質留。吳地寒風嘶朔馬，庾家明月淡南樓。東坡水調歌頭唱，醉筆題詩記此遊。』

我非常愛這詩的第五六兩句，第五句是多麼的雄壯，然而還並不算是好，只是第六句的一句，就好像垂河香象，無跡可尋了。如果允許我用一個譬喻，上句是一幅漠北的風煙，而下句則是江南的悠怨閑愁了。對照的多麼親切而有味呢。郁先生又有步原韻的一首：

『語不驚人死不休，杜陵詩只解悲秋。場來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爲憐湖山傷小別，正愁風雨暗高樓。重陽將作茱萸會，花萼江邊一夜遊。』

這首詩的五六句也是用的對照的方法。一個是淡淡閃愁，一個是重重憂思。一眼看去，好像在大佛的塑像上掛着一個極精緻的小數珠。

我於是就用這方法來審查魯迅先生的舊詩。果然，在某種地方得到相似之點了。魯迅先生的喜歡龔定庵，也並不是無案可稽。前幾年『現代』上的文藝叢報中刊有郁達夫寫的對聯一付，即

明白的了：

『敘曰：凡貢士中禮部試乃殿試，殿試皇帝親策之。簡八重臣讀其言。……八人者則朝服北面三跪九叩頭。率貢士亦三跪九叩頭就位有處。既試，八人則慕遷其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嚴者十卷呈皇帝覽。……龔自珍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輜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類之法十有二。論磨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藉之病二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千禧新書。以私子孫。』

我們不妨想想，在天子臨軒策士的時代，竟敢如此的誹謗朝章國典。而且不快之氣也時時在字里行間瀉出。幸而那時是道光年間，清主假武修文已久。沒有再興文字獄的想頭。不然，那還了得？

定公的文字思想，都可以用『底在不服』四字來定庵句：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糧謀。』

據說這就是魯迅先生的集句，而贈給郁氏的。『天衣無縫，而正都關切了時事。如果不是把定庵詩翻得熟透，怕不能拈來這天造地設的兩句來混？從這一點就已經可以證明魯迅先生與龔氏的文字因緣，和我下面主張魯迅受過龔的影響之說大有裨助。』

我們現在先找一個例子來看看，在定庵文集補，古今體詩上卷中就有三首『秋心』。那第一首說：

『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

這一首詩如果用郁達夫的看法來分析一下，那蕭與劍的對比，可以說就是粗細對稱法。而我又可以另外指出一個顯著的特點來，就是在律詩的末一聯，平常往往不用對句的。但定公這首里所用的就頗有對句的意蘊。現在我們再看一下收在集外集拾遺中的一首『亥年殘秋偶作』：

個字包括起來。而他的詩，更有一種特別的風格，爲前人所無的。普通人喜讀他的詩的，往往沉迷於字句的空靈譎幻。音韻的鏗鏘裏，真能道出『爲什麼』的人，就沒有。我只在郁達夫先生散文集『閒書』中，看到一篇『談詩』，那裏邊可以說是非常了解定公的詩的了：

『作詩的秘訣，新詩方面，我不曉得。舊詩方面，於前人的許多摘句圖、聲調譜、詩話、詩說之外，我覺得有一種法子，最爲巧妙。其一，是辭斷意連，其二，是粗細對稱。近代詩人中，唯龔定庵，最善用這秘法。』

郁先生說的這一種方法，他自己就在巧妙的運用着。是呀，詩人唯有自己運用得熟練的方法，才能有這樣深切的體會。

他舉的定公詩例，如『終勝秋燐亡姓氏，沙溝門外五尙書』，『近來不信長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祇今絕學真成絕，冊府蒼涼六幕孤』，『爲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黃河』，『蒼茫六合此微官』說：『……之類，都是暗用此法，句子就覺得非常生動了。』可是郁先生自己呢，『中秋無月風緊天寒，訪詩僧元禮，與共飲於江干，歸後成詩，仍步復兒姑蘇韻。』

『竹簾秋扇臨天下，敢請春風上筆端。塵海蒼茫沈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孤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鷄偏闕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試看這下這兩詩的神情是多麼的肖合。而魯迅在首聯末聯一概用的是對句。格調和定公十分相似。要說兩詩之間一些沒有血緣，我是不敢相信的。

另一個相似之點，就在兩人都喜歡使用『拗體』的癖性。

龔氏在秋心的另一首中五六兩句云：『某山某水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而魯迅的湘靈歌中聯也是：『高丘寂寞寒夜中，芳荃零落無餘春。』而『贈鄒其山』(即內山老板)中也有『一闌臉就變，所欲頭漸多』之句。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魯迅也是非常愛用拗句的。這造成了詩中一種特殊風格。

至於那位『批評家』爲什麼囑罵主張這一說的人呢？他一定是看不起龔氏。覺得他是一個舊派的文人，專門喜歡寫點肉麻詩文的，那裏配和魯迅相比呢？在『批評家』的眼中，龔氏一定是個無行的文人。因爲他和作東海漁歌的太青春會

有過戀愛的關係。同鶴亭太清遺事詩云：『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末一句這就關合了己亥雜詩中的幾首詩。這種說法頗流行，在李海花的第三回『半倫生演說西林春』和第四回『光明開夜館編管呈身』中也詳細地描繪此事，說得活現，好像聊齋志異上的『天宮』一樣。足見這一種傳說不是沒有來由的了。己亥雜詩有一首云：『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園苑春。一騎傳屐朱邸晚，臨風遺與綺衣人。』自注：『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這太平湖分明是指的七爺府了。綺衣人是誰呢？該是王府中的小使，不，應當就是太清春。不過孟心史先生對這一說有過駁論。孟老先生真不愧是古道熱腸，對於古人的受誣的，往往起來為他們辨白。如董小宛與董鄂妃非為一人，已成世間公論。不過這一回為太清春辨，就非常勉強了。

孟先生引詩經：『綺衣茶中，聊樂我員。』解綺衣人是貧家婦女與朱邸之嬪互相對照的。因而說該綺衣人就是與定庵的夫人。太清春折花以贈定公之婦，所以詩云如此。這一解真不免膠柱鼓瑟了。第一，詩經不是用的詩經的典故，就是說在春秋時代是可以作的出來的，至於這件事，我這聽見過一則傳聞，是得之於家祖父的。據說定公當時，因為有戒心，所以一切事都非常注意避免，一些也不敢狂放。以致仇家無可下手。後來總算買通了一個妓女，與定公相戀的。請定公到妓家去玩。飯時定公酒也不動，菜也少吃。簡直沒有機會。結果却是由該妓女和定公調笑之時，拿了一枝冰糖葫蘆，自己先吃了第一隻，然後把第二隻送到定公口中，定公以為這不會有差了，就吃了下去。不料第二隻『山里紅』中，正放了毒藥，結果暴死了。

這傳說的可靠與否也不敢定，然而定公是風流的人，年紀大起來，還眷戀着妓女，也是可能的。這只要看黃季剛（侃）先生晚年的行為就可以明白的了。

又前而我說太清已久不得於姑，連家中人都都對他不滿，只爲了貝勒和她的感情素篤，所以沒有辦法。等到貝勒一死，就馬上拿出他們的威風來使太清出府了。關於這一點孟心史先生也加以承認，說她是失散於姑的。太清集中有出邸一詩，題云：『奉堂上命，攜劍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外。無所棲遲，資金風釵，購得住

不一定。而定公的己亥雜詩和無著詞里邊，全是不明白的戀愛詩詞，已經爲後人所公認。如果綺衣人指的是定公婦，那末這首詩豈不成了自詡結交王府的招供？一些戀愛的解說也用不上，和定公的作風大相逕庭的。

孟先生又說：『貝勒卒於戊戌七夕，見集中。時太清已四十歲。蓋與太素齊年，當三十二歲時，太素正室妙華夫人先逝，冒鶴亭詩所謂『九年占盡專房寵，四十文君儘白頭』者也。己亥爲戊戌之明年，貝勒已沒，何謂爲尋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明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蕩檢之時。』這說得更勉強，定公詩的說：『憶太平湖之丁香花。』則桃色事件發生在昔年可知。『俱非清狂蕩檢之時』一句豈非無的放矢。而說貝勒已死，就不會尋仇，據我猜想，亦不盡然。因爲貝勒與太清仇儼素篤，雖然太清有些風流事跡，貝勒不見得會知道；而即知道也不會認真辦的。可是家里的人就不然了。他們覺得這是敗壞門風，所以貝勒一死，就把太清趕出家來，和洪鈞一死，賽金花就被趕出來的事如出一轍。足見貝勒家人已經對太清素不滿意了。而定公的自畫招供尤其

是鐵案如山，不可動搖的。
定公，一大家是出之於魯迅人之手。
至於孟先生說：『然定公已出都離詩所傳，尚在太平湖之丁香花，其時太清實已移居，詩自憶花，乃與其人無預，可以推見。』這種見解更覺可笑。文人的憶，當然是憶當初最值得留戀的地方。或是定情之所，或是遊賞之地。決不會跟人家跑，『我之所愛在山腰，想去尋她山太高。』魯迅先生在『我的失戀』中已經這樣說了。當時定公出都甚久，太清移居之訊他不一定知道，即或關心故人蹤跡，也不會先派人打探居址，然後作詩的。至於『詩自憶花，乃與其人無預』兩句，真是老先生的話，使二十世紀的上海人聽了，大概不免要失笑了。

關於這一段事，孟先生說：『太素逝後，長子載鈞製固山貝子，與太清極不相能，變亂太素存日所經營之手澤，不恤南谷墳塋，屢見太清集，則造作蜚語，以誣太清，當是載鈞輩所爲。』這明的承認載鈞是造作這蜚語的人了。對於父親生前所寵幸的人，要說他的壞話，什麼不能說，而偏要說他不貞？況且太清也不是普通不識字的婦女，可受人欺侮。她可以辨解。然而我們讀太清集，只有窮愁潦倒，想念盛時的話，而沒有一句反駁那當日盛行的『流言』。就可以知道此中消息了。而有載鈞那樣的兒子，想爲父親『整頓家風』，是極可能的事，派人尋仇，卒至毒死

定公北上迎眷，不敢入都門。作詩云：『任邱馬首有尋翳，偶落吟鞭便駐車；北望帆樓南望雁，七行狂草遠京華。』自注：『遣一僕入都迎眷屬，自駐任邱縣待之。』又一首末兩句：『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步帆樓。』注：『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於雄縣；又請，乃又進，次於固安縣。』兒子一定就是那個半倫，據草海花言，這回桃色新聞是出之於半倫之口入其妾之耳，又轉述給別人聽的，草海花雖然是小說，對時人的影射也常用化名之法，但對這件事，全是實寫，並無化名。足見這一定有些根據的。

定庵爲什麼那麼怕，不敢入京呢？據我想，理由不外這幾種：①怕皇帝治他的罪，②怕御史參他，③有見不得面的朋友。但這全不成立。只可以說是定公在北京有過不可『恕』的地方，怕人家會尋到他頭上來。而這種事件不是『姦』是什麼呢？

對於這件事，孟心史先生的辨解是：『定公清興所至，原難以常理論。』這更是所謂『游辭』了。清興一至，或者會鄙夷日下紅塵，不願再陷斯土。那麼『不敢』是什麼意思呢？

定公，一大家是出之於魯迅人之手。
至於孟先生說：『然定公已出都離詩所傳，尚在太平湖之丁香花，其時太清實已移居，詩自憶花，乃與其人無預，可以推見。』這種見解更覺可笑。文人的憶，當然是憶當初最值得留戀的地方。或是定情之所，或是遊賞之地。決不會跟人家跑，『我之所愛在山腰，想去尋她山太高。』魯迅先生在『我的失戀』中已經這樣說了。當時定公出都甚久，太清移居之訊他不一定知道，即或關心故人蹤跡，也不會先派人打探居址，然後作詩的。至於『詩自憶花，乃與其人無預』兩句，真是老先生的話，使二十世紀的上海人聽了，大概不免要失笑了。

至於太清的名盛，『當時文士多有得一贈答爲幸者』，孟先生也加以承認了。大清詩集中有一題云：『錢塘陳雙字雲伯，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館詞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人，代爲吹噓。去年曾託雲林以蓮花筏一卷贈二鏡見贈。余因歸其爲人，避而不受。今見彼寄雲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春明新詠一律，並自和原韻一律，此事殊屬荒唐，尤覺可笑。不知彼太清與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紀其事。』足見

太清多與當時名士唱酬。而定公又是名士中的佼佼者，更應當過從了。至於集中沒有說及，推想起來，大約當時已經流言甚多，所以為避嫌疑起見，不再提了。而孟先生所說雲伯之所以為太清所痛詆之故，「殆其春明新詠，體非大雅耶？抑雲伯與定公為同里，於當時蜚語有所關合耶？」明明承認當時此種蜚語之流行。更可見這說法實是在是「事出有因」而非「查無實據」了。

最後這樁公案還有一點小小的笑話。在太清集中有一詩題：「六月十五日，山東苗道士寄來七寸許小猴一隻，每當飼果，必分食之，似有相愛之意，詩以紀之。」冒鶴亭在後面加了一句話：「此亦長安俊物也。」孟先生說：「驟見之不知為何意，意其實此猴耳。」後來在定公的己亥雜詩中找到根源。「憶北方獅子貓」詩云：「穉穉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尚辦晨餐二寸魚。」後面大加諷刺：「幸而太清自詠小猴，設有詠獅子貓詩，則將謂與定公所憶同是一貓矣。」這真俏皮得很，後來冒君去訪孟先生，對於揭穿他的西洋景，「言次若有微愠」哩。

銀錠橋話往圖記

張江裁

，女有太清春，都是足以千古的。宋朝出了個李易安，後來人也大造她的謠言，說她改嫁了。其實這又有什麼要緊，然而李易安就有過「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狙獪之下才」的牢騷話。後來直到清朝，出了個「書齋」俞理初，替她鈎稽事實，辨明冤枉。孟先生大概是受了俞君的影響，才來替古人作義務律師的，可惜這一篇沒有強有力

的反證，還是不能駁倒舊說。雖然，像冒廣生的強拉猴貓，自然也不免多事，這是錦上添花的朋友。然而他的詠太清的詩，却作得相當好，孟先生也稱讚了一聲「楚楚有致」，現在就鈎來作結：「一夜瑤臺起朔風，凋殘金銷淚珠紅；秦生晚遇潘生死，腸斷天家鄭小同。」

十園談助

陳寥士

蘇曼殊詩

蘇曼殊全集，以柳亞子所編者，遺著殆已完備。初，青浦王氏輯燕子齋遺詩，香山馮氏，吳興沈氏，吳門周氏，城步段氏，咸有增補。厥後亞子之子無忌刊印蘇曼殊詩集，並附校勘記，此在全集未成之先，搜羅最精博者。曼殊詩，才氣橫溢，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於定公為近。少年人好曼殊詩者，易入魔道。世所傳名作，如本詩十首之一云：「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月照溝渠」二句，乃宋人作，意者曼殊取以題畫，而無忌誤為曼殊自作也。為玉鬢女弟續扇云：「日暮有佳人，獨立瀟湘浦；疎柳盡含烟，似憐亡國苦。」則題畫詩中之上乘者。

齊白石三銘

湘潭齊璜，字白石，久居春明，以畫著名。曾作被銘云：「窄則不掩，薄則不溫，累人至重，御寒覺輕。」石硯銘云：「汝潤吾樂，汝破吾饑，汝頑吾噫。」筆銘云：「破筆成塚，於世何補！筆兮筆兮，吾將甘與汝同死。」

姜啓贈李郎詞

會稽姜啓，字開先，有贈歌者李郎詞，詞寄秦樓月云：「天下李，一般柯葉分仙李，東西南祖，故家苗裔。漢時有個延年李，唐時有個龜年李，龜年李，崔九堂前，岐王宅裏。」此詞恰到好處。朱竹垞題醉太平一闕云：「支郎眼黃，

，遺予陋軒詩一卷，海陵吳君嘉紀之作也。披讀一過，古澹高寒，有聲出金石之樂，殆郊島者流。近世之號為詩人者衆矣！接拾漢魏，捋撻六朝，以歐陽標榜為名高，以顏回韻藻為生活，此道羶穢榛莽久矣。如君白首藜藿，戢影窮海之濱，作為詩歌，託寄蕭遠，若不知有門以外事者。非夫樂天知命，烏能至此！余在揚三年，而不知海陵有吳君，今乃從司農得讀其詩，余愧矣愧矣！」

王漁洋序吳野人詩

清初詩人，世稱「二人」。二人者何，顧炎武人吳野人是也。野人有陋軒集，余於單雲閣詩話中已詳論之。集後夏嘉穀跋云：「王公阮亭，時官揚州推官，雪夜被酒，為作詩序。今集中并無王序，即帶經堂集，亦未編入，殊不可解」云云。頃者南瓜居士於別集中檢得，錄以示余，因錄之如下：「癸卯孟春，周樸園司農將之青州，過揚州，遺予陋軒詩一卷，海陵吳君嘉紀之作也。披讀一過，古澹高寒，有聲出金石之樂，殆郊島者流。近世之號為詩人者衆矣！接拾漢魏，捋撻六朝，以歐陽標榜為名高，以顏回韻藻為生活，此道羶穢榛莽久矣。如君白首藜藿，戢影窮海之濱，作為詩歌，託寄蕭遠，若不知有門以外事者。非夫樂天知命，烏能至此！余在揚三年，而不知海陵有吳君，今乃從司農得讀其詩，余愧矣愧矣！」

然也。

蠡海談花木

蠡海集，宋錢唐王遠撰。所記多俚語，庶物類中有談花木者，甚新穎可喜。如云：「春之花，至殘而飄零，得數暢之氣焉。秋之花，至殘而萎損，得收斂之氣焉。」又云：「或問木色本青，而草木皆綠，何也？蓋綠，青黃之間色，木非土不養，故青依于黃而綠矣。」又云：「草木之花，雖曰五色，然獨無黑色。黑為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育於中，故不現也。」

金陵貢院考

金陵秦淮河畔，地名貢院街。貢院原址，事變前為南京市政府，今為司法院與內政部。余考白下瑣言，貢院創於明永樂間，乃籍沒錦衣衛同知紀綱宅。又取懷來衛指揮陳彬家人陳通忠勇伯家人侯清房字。明德堂有應天府尹王弼碑記可據。紀綱事詳明史佖臣傳，及王鳳洲錦衣衛志，陸燦庚已編。而清修府志，竟以綱為元集慶路行省丞相，與御史大夫茹壽偕死，葬於明遠樓下，靈輿薛灌，為貢院土神云云，非特時代訛舛，抑且多舛誤。蓋前金陵間見錄之誤，而不考碑記使

讀書與飯量

胡心齋一生積學，著書數十卷，年逾八十始歿。生平不好烟酒，而獨健飯，每餐必四碗。嘗論諸弟子曰：汝曹有志讀書，必先學擴充飯量，能吃得方能讀得。昔盧抱經從學於桑岐市，有學約曰：「放開肚皮吃飯，打起精神讀書。」來學者每餐不能吃四五碗飯者不納。抱經本此法以教心齋，心齋又勉其門人。若在今日，米價如此高漲，若再獎勵吃飯，則學校當局，更難處理飯堂風潮矣。少吃一碗飯，多做一分事，方為適合環境也。

宋王臺秋唱圖

九龍海內，鬱嶂香奩中，有崔魏時列者三，大書深刻曰「宋王臺」。臺南平眺，綠樹寒蕪，有村曰二王殿，即宋季南遷之「官富場」也。地即宋行宮故址，有亡國之餘痛焉。九龍真逸于丙辰九月十七日玉淵子生日，招友為祝，搆圖賦詩，和者甚衆。玉淵子者，宋遺民趙秋曉也。秋曉有生朝聯客詩，其意即水原韻為首唱，和者亦共

用其韻。茲錄水晦一首云：「天風吹水迴靈樑，重雲黯壓門迴，終古啼鵲怨落霞，眉端苦上不甘茶，龍湫千年亦帝家，崇臺刻石森交加，曠代生感誰期牙，紅羊歷劫飛風花，山中尙聽東陵瓜，羣仙雜遝來雲車，白頭吟望傷鸞華，高原空悔前途賒。」他詩不贅錄。

羅浮仙蝶詩

番禺汪序序先生，諱兆鏞，今國府主席之長兄，詩詞集均已行世。頃張君希亭以徵尙齋詩續稿見示，則晚年所作蠶居集也。集中有記羅浮仙蝶之詩數首，因錄之以實余談助。其一：壬申五月廿三日羅浮酥醪洞道士以山中蝶繭一枚見貽，越七日而出，五采繽紛，張開公伍叔葆宋介如廖伯魯鍾玉文陳守初同觀。翌晨，翩然還山矣。翁山新語云：其出繭絕不使人見，雖晝夜伺之弗覺。其去亦然。誠不虛也。詩以紀之云：「抱朴有丹灶，靈異時吐芒。林際蝶作繭，羅浮書能詳。冊載思窮探，神遊仙洞旁。山人忽寄餽，似卵枯葉藏。匪若箔上蠶，豈其肘後囊。置向藤陰中，更受風露香。二三小春駒，且夕來週翔。且月丙寅朔，良辰方春茶。櫻桃脫期出，奇采六十強。初

古今月刊投稿簡約

- (一) 本刊接受外稿。舉凡掌故，史料，軼聞，遊記，人物，小品，金石，書畫，隨筆，及關於上述各種之畫圖照片等物，均所歡迎。
-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將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註明稿端。
- (三) 編輯人對來稿有增刪之權，其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四) 稿費每千字至少新法幣十元，於每期出版後發出。
- (五) 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作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六) 來稿除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刊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七) 來稿除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外，概不退還。
- (八) 來稿請寄南京邀貴井時代晚報館或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國民新聞社轉「古今月刊編輯部」收，勿書私人姓名。

古今月刊社謹訂

雪堂自傳 (五)

羅振玉遺著

本朝經史考證之學。冠於列代。大抵國初以來。多治全經。博大而精。密略遜。乾嘉以來。多分類考究。故較密於前人。予在海東。與忠憲論今日修學。宜用分類法。故忠憲撰釋幣。胡服考。簡牘檢畧考。皆用此法。予亦用之於考古學。撰古明器圖錄。古鏡圖錄。隋唐以來古官印集存。封泥集存。歷代符牌錄。四朝鈔幣圖錄。地券徵存。古器物範圍錄。古隸印姓氏徵諸書。

予三十以前。無境外之交。旅滬時。始識東邦諸博士。宣統初。因法國伯希和教授。得與沙曉博士書問相往還。又與英國斯坦因博士通書問。嘗以我西陲古卷輸入歐洲者。所見僅百分之二。欲至英德法各國閱覽。沙曉博士聞之。欣然。方聯合英德學者。欲延予至歐洲。為審定東方古文物。予將約忠憲偕往。乃未幾。而巴爾幹大戰起。乃中止。今沙曉博士及忠憲墓已宿草。予今且戢影海濱。萬念都灰。此願恐不克償矣。

予於前輩學者。猶及見者。為江甯汪梅村先生(士鐸)。寶應成美卿先生(瑞)。烏程汪剛木先生(日楨)。並世學者。若會稽李莚客侍御(慈銘)。宜都楊惺吾舍人(守敬)。膠州柯夢園學士(紹憲)。嘉興沈子培尚書(曾植)。皆嘗與從容談藝。王忠憲則同處垂三十年。至孫仲容徵君。則通書問。未及識面。予文和公。則未嘗論學。今多已變化。惟夢園

之。稍然而獲。為致病胃。垂三年。自分無生理。思隨族之願既不償。何如出以濟世。及丁巳。近畿水災。乃斥囊所藏。即精品若王右丞江山雪霽卷之類。亦不復矜惜。沈乙庵尚書贈予詩。所謂羅君藏有唐年雪。揮手能療天下飢者是也。得日幣二萬圓。戊午春。扶病返國。攜大兒福成。與滬上紅十字會員。散放保定之清苑涑水二縣春賑。此雖於民生未必有濟。即濟亦幾何。然亦推吾錫類之心而已。

袁氏假共和以竊國。陰欲竊帝號以自娛。及稱帝不成而憤死。柯夢園學士。乃郵書招予返國。謂元凶已伏天誅。遼東皂帽。盍歸來乎。予復書言。邸場雖傾。李郭尚在。非其時也。及歐戰告終。疫癘大作。家人無不感染。四兒婦孺。致成肺病。次兒福履。轉為肋膜炎。乃送兒婦返國。不數月身故。次兒轉地療養。亦無效。予病胃。復不癒。乃慨然動歸歎之念。欲於陳易間卜宅以老。東方友人聞之。多方維繫。京坂諸公。欲於吉田山。為予築精舍。且為謀致月廩。情至殷厚。堅謝乃得免。瀕行。兩京神坂耆舊數十人。公餞於圓山公園。念予初至時。亡友富岡君(謙藏)。同諸博士。至神戶相送。才逾八載。遽作古人。為之黯然。而君之先德鐵齋先生。年垂九十。亦扶鳩來餞。諸博士復送予至神戶登舟。此邦人情之厚。令我至今感歎不忘也。

方東邦耆舊餞予時。酒闌。犬養君(毅)詢予曰。公居此邦。平日但言學術。不及政治。今垂別。破例一言可乎。予應之曰。辱承下問。敢不以對。東西立國。思想迥異。而互有得失。東方以養民為政本。均安為要歸。而疏於對外。西方則通商練兵。長駕遠馭。而疏於安內。今歐戰告終。赤化遽興。此平日不謀均安之效也。此禍或且延及東方。願貴邦柄政諸

居然如魯靈光。予則亦老且衰矣。

予自寓海東。壬癸二歲。足跡未嘗滯中土。甲寅春。乃返國。擬至淮安展視先塋。以漕渠水涸。乃留滬上。與朋舊相見。話隔世事。如在夢寐。明年春。再返國。乃得償祭掃之願。瞻先人舊廬。愴然涕下。尋至曲阜。謁至聖林廟。至安陽之小屯。訪殷虛遺址。往返五十餘日。復返海東。自是以往。歲輒一至滬。或二至三至。由今思之。當日之僕僕道途。居諸虛擲。為可惜也。

予往歲在滬。遭先妣之喪。此身塊然木石。脈脈無復生意。然念先府君在堂。子職未盡。不能不強自排遣。時南中故家。若兩粵軒吳氏。饒視齋沈氏。憲齋吳氏。南匯沈氏。上海徐氏。嘉興唐氏。所藏書畫碑版古器。充斥滬上。時流於書畫但重王惲。宋元明人真蹟及古器。罕過問者。予乃稍稍收集。及備員京曹。當潘文勤王文敏之後。流風已沫。古泉幣古彝鼎亦購藏者少。退食之暇。每流覽廠肆。間遇珍本書籍。於是吳中上海。售屋之價。太半用之於此。及居海東。無所得食。漸出以易米。予本不事生計。至遭遇國變。覺此身且贅。更何問資產。每有餘力。即以印書。繼念先王妣先妣兩世劬勞。意欲斥其所藏。得金。將淮安田廬照時值收為公產。以現金分給諸孤弟。屋宇改為祠堂。田賦以充義莊。諸孤弟乃百計抗

公。幸早留意。犬養君曰。此舉當慮。但東方素無此等思想。似不至波及。予曰。歐洲開化遲。今日所謂嶄新思想。在中國則已成過去。不但曾有此思想。且實行試驗。蓋試而不能行。故久廢也。即如今日蘇俄。所倡產業國有。及無階級政治。中國固已早行之。而早滅矣。犬養君聞之。愕然請其徵。予曰。井田之制。非產業國有乎。阡陌開而井田廢矣。孟子言貉之為國。無君臣上下。百官有司。非無階級政治乎。此等政治。僅見孟子書中。不見他載籍。蓋至孟子時。廢且久矣。竊謂今日為國。不謀均安。而驚富強。則蘇俄其前車也。犬養君乃掀髯首肯。今去予返國甫逾十年。而東方少年思想日異。予當日所慮者。乃不幸而中矣。

予在京都。既影印西陲古卷軸。欲繼是影印東邦所藏卷子本各書。顯僅成數種。即告歸。乃捐淨土寺町寓宅於京都文科大學。售之以充繼續印書之費。且為居東之紀念。以託內藤狩野兩博士。予歸國後。成書數種。今又十餘年。聞將有續印者。想兩博士必始終竟予之志也。

予自海東歸國。歲在己未春末。先至滬遺嫁王氏女。預於津沽賃樓三楹。以貯由海東運歸之書卷長物。請姊夫何益三孝廉住津接收。並請吾友王君九學部代覓宅以棲眷屬。天津金凌宜民部(鏡)聞之。慨然以英租界集賢村別業二十餘間相假。予與金君未謀而。聞其於海桑後。閉戶謝客。讀書養志。迥異時流。及至津。遂訂交焉。居集賢村逾年。乃卜地法界三十一號路。建樓十數楹。尚餘二宅。賃之於人。顏之曰嘉樂里。於是留津垂十年。

予至津後。即至梁格莊。展謁德宗山陵。且謀購地卜宅。乃以故不能遂初志。亡友南豐趙聲伯太守(世駿)。勸予入居都中。謂後門有宅。價

至廉。數千金可得也。意頗動。時番禺梁文忠公(鼎芬)病。往視之。尋見報紙載梁公將薦予代彼為師傅。知謠諑必有由來。遂謝趙君。決居天津。不復徒矣。

居天津後。舊游往還頗多。不能如海東之靜謐。且一再移居。料理書籍。費時日頗久。然胃病乃自愈。始在海東久不痊者。半由水土所致也。在津稍久。得識南皮張小帆中丞(會猷)。豐潤張安國督部(人駿)。時舊交如姻丈桐鄉勞玉初尚書(乃宣)。蒙古升吉甫相國(允)。皆僑居青島。時往存問。以後歲或一再至。略如往在海東時之歲至中江矣。

予與吉甫相國。初非素識。往歲旅居海東時。公亦僑居東京。由文求堂主人田中君為之介。乃得相見。公時寓深田銀行別邸。衣服不完。而志氣彌厲。平日不事生產。罷官後。躬耕涓涓。辛亥國變。朝旨授陝西巡撫督辦陝甘軍務。乃領甘軍力戰。至壬子春。乃罷。居東不久歸國。寓青島。涓涓田已遭沒收。貧不能自存。勞丈移書故交。為謀養殖。予乃歲餽銀幣千元。及青島收回。予迎至天津。刺嘉樂里樓三楹以居之。歲餽如故。公嘗自歎。任職更多年。乃以豬肝累人為歎。予曰。久任疆吏。至貧不能自存。乃盛德事。何歎耶。居東時。日本內藤湖南博士贈公詩。有絕世奇男王保保。可能痛飲岳耶耶語。異邦人亦欽挹若此。在青島已幽憂致疾。旅津後。頻上封事。甲子之變。益憤懣。疾日進。然日必扶病造行朝。近則神識衰頹飾巾待盡。予二十年來見遺臣能任社稷重寄者。公一人而已。

予去國八年。及返津沽。見民生彫弊。京旗人民。死亡枕籍。無願卹者。庚申秋。柯夢園學士至津與予商。擬鳩款二三千元辦冬賑。俾略緩須臾之危。予意此亦姑救一時。所裨至微。不如寬籌款項。務一京旗生計維

非一姓所有。又因一二流出之物。遂謂為不能保存。蓋甲子之變。彼輩生心久矣。當道顧警然如睡。予私意不由皇室自立圖書館博物館。但慮首都頻年兵事不已。即設立亦難免咸陽一炬。不如立之於使館界內。顧庚子條約。國人不能在使館界居住。外人或以為口實。繼念兩館關係文化。或不為使團所束。乃以此意與德國友人衛禮賢商之。衛時為德使館顧問。聞之欣然。轉謀之德使。德使與荷公使至契。復商之荷使。皆極端贊許。為予言與國自大戰以後。未派遣使臣。以後且無派遣之日。其館地甚大。由荷使代管。現方開曠。若皇室定計。即由荷使電商與國。借為兩館籌備處。與必允諾。至以後建造兩館。德使願將彼國在京兵房操場捐為館地。皇室若無建築費及維持費。當由使團在各國捐募。不難集事。屬予以此陳之。予聞之欣然。乃據情作函。請師傳及內務府大臣代陳。乃久無復音。

升相國聞之。復據予函所言。以封事上陳。亦無效。且有謠言。謂予與時流某。將借此謀盜竊者。知阻力甚深。乃謝衛君。衛君亦為長骨。吾謀不用。及甲子十月之變。於是三百年寶藏。蕩然無復遺矣。

壬戌冬。皇上下婚禮成。升相國奏陳皇上春秋方富。請選海內士夫學行並茂者入侍左右。皇上俞其請。乃於癸亥夏。詔溫肅楊鍾義王國維景方和入值南書房。首命檢景陽宮書籍。知聖意仍欲立圖書館博物館。不因左右之言而阻也。及甲子秋。予繼入南齋。諭令審定內府古彝器。又命檢查

持會。舉國譁焉。而慮巨款難集。予乃檢所藏書畫金石刻數百品。於京師江西會館。開會展覽。售以捐該會。三日間得二萬元。乃以萬八千元為維持會基礎。以二千元拯豫災。復至滬上募義金。先後共收十三萬餘元。乃於十月望放急賑。推及東西兩陵。並於京師設文課。以卹士流。設工廠二所。以收少年子弟。明年於天津設博愛工廠一所。會紳金息侯少府(榮)。倡議維持生計。必須由銀行入手。少府乃於義金中。提出五萬元。並招集商股為東華銀行。自任其事。至每年冬。例辦急賑。津廠初設織布織帶織巾織廉製漆布沙紙諸科。後生徒再畢業。乃罷諸科。專設印刷科。經費不足。募商股及慈善股充之。津廠初賃屋充用。後乃於河北購地建屋。並讓於京師設貞苦堂。以卹孤養。乃以銀行連年遭兵事折閱。不能進行。印刷廠則以津沽為商業地。文化未開。印書者少。由予出資印行古書籍。以充廠用。及予移居遼東。津廠不能兼顧。遂停止。此會先後垂十年。終以費絀。不能發展。予對義捐諸人。負愧無地。若尙得苟活數年。終當補償折閱。否則望之我子孫。苟具天良。必不忍使吾留此憾也。

歐戰以後。歐美各國。爭研究東方學術。法國大學院。乃公舉予為東方通信員。回顧我國。則異學爭鳴。斯文將墜。乃鳩合南北同志。辦東方學會。會中擬設四部。一印刷局。以傳布古籍。二圖書館。以收集古籍。三博物館。以蒐集古器。四通信部。與國內外學者通音問。相切磋。而先從印刷始。借博愛工廠印刷處。由予捐資印書數十種。所謂學會者。僅留此爪痕。其二三兩事。則以經費浩繁。不願向人集資。乃無從進行。今且並印刷事亦中止。平生所懷願。大者固莫能償。即此小小者。亦不克成就。良自疚已。

予自返津後。每歲正月十三日。皆入都觀賀萬壽聖節。及大婚禮成。乃蒙召見於養心殿東暖閣。奏對頗久。溫諭周至。甲子夏五月。奉旨著在紫禁城騎馬。八月又奉命入直南書房。疏連小臣。驟擢近侍。聖恩稠疊。至今無以報稱。念之愧愧汗下。

予以中秋三日奉恩命。熟籌進退。頗有顧慮。欲懇辭。商之升吉甫相國。相國謂義不可辭。然方寸仍不能無慮。乃先作書致螺江陳太傅。請先代奏以京旗生計會須料理。以後擬半月在京供職。半月乞假理會事。預為日後求退地。螺江許之。乃以八日入都。具摺謝恩。蒙賜對。賜餐。諭京旗事。不必每月請假。務留京供職。且諭令即檢查審定內府古彝器。既退。謁陳朱兩傅。螺江太傅謂所託已代奏。朱傅謂南齋現已有六人。事務至簡。已代為懇辭。今既入謝。以後不必案日入直。隨時可返津也。已而又親訪忠愍。屬勸予不必留京。然予既奉檢在內府古器之命。不可遽辭。幸當時即而薦王國維同任檢查事。仍預為乞退地。意欲於一二月後陳乞。乃於次日即與忠愍同檢查壽宮藏器。甫三日復奉命與袁勵準王國維先檢查養心殿陳設。既逾月。私喜內務府尚未為予請食俸未頒月餼。以為進退益可裕如。乃至十月而值宮門之變。遂萬不忍以乞身請。憂患乃洊至矣。

當馮玉祥軍未入城前數日。國民軍孫岳。即遣砲兵駐紮大高殿。距神武門僅隔一御溝。已咄咄逼人。逆知必有故。及孫岳私開城納馮軍之晨。即於景山架砲。直指皇居。益知變且亟。乃與同寮。亟詣內務府大臣許。籌商備禦。予言未竟。內務府紹大臣晒曰。馮軍之入。與我何涉。不觀已禁曹錕耶。君甫入直內廷。予等數年來。所經變故多矣。均以持鎮靜。得無事。萬一城內騷動。以土袋塞神武門。決無慮也。乃命備土囊數十。予

聞之。愈不安。時京津汽車不通。乃請日本使館。商附列國車赴津設法。使館許給證。滿行。屬日本兵營軍官竹本君。萬一有事。幸以無線電報我。竹本君謂一二日內或不至變。乃以味爽附車行。向夕始抵津。一日未食。方擬具餐。而日本司令部參謀金子君遽至。謂得京電。馮軍鹿鍾麟部入宮。逼改優待條件。聞之神魂飛越。詢以後事如何。對以未詳。乃急詣司令部。請司令官爲介。往見段祺瑞。將陳說大義。令發電止暴動。司令官許諾。出刺爲介。持刺往。則段將就寢。丁君問機出見。謂有事當代達。予告以來意。且堅訂面見。丁君將予意告段。段如命發電。而謝面見。乃商定電文。交日司令部拍發。予心稍安。歸思電由日司令部拍發。馮軍或不承認。乃又往請再發官電。段亦允諾。並託丁分電兩傳及內務府大臣。電既發。乃歸。夜不成寐。坐以待旦。翌晨附車入都。夜三鼓方至前門。先至金息侯少府探消息。始知聖駕已出幸醇邸矣。心乃稍安。是時予主忠憲家。所居在後門機染胡同。急驅車往。既見忠憲。乃爲詳言通官狀。爲之髮指眦裂。因告予上諭已派貝勒載澗及紹英著齡寶熙及予。爲皇室善後委員。與國民軍折衝。時鹿鍾麟派兵一營圍行朝。名爲保衛。陰實監視。羣臣須投刺。許可乃得入。向夕即出入不通。時夜深不能詣行朝。侵晨乃得展觀。上慰勉周摯。爲之泣下。是日初與鹿鍾麟相見。先議定諸臣出入。不得禁止。及御用衣物。須攜出兩事。會議散。鹿等乃封坤甯宮後藏御寶室。憤甚。欲投御河自沈。尋念不可徒死。乃忍恥歸寓。撫膺長慟。神明頓失。時已中夜。忠憲急延醫士沈王楨君診視。言心氣暴傷。投爲安眠藥。謂若得睡。乃可治。及服藥。得稍睡。翌朝神明始復。蓋不眠者多則矣。自是遂却屢不復御。蓋以速死爲幸也。乃卒亦無恙。

介紹上海四大日報

中華日報
社址：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國民新聞
社址：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新中國報
社址：上海河南路三百〇八號

平報
社址：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編輯後記

編者

上一期本刊出版後，即在上海銷售一空，致預定運京的無法寄出，南京的許多讀者，大爲失望！從本期起本刊決定增加印數，並有一個好消息報告給買不到上一期的讀者：本刊出完六期後，即將訂製合訂本，雖然訂數不多，但捷足者總可先得，請留意下一期的廣告爲荷。

本期的內容，編者自認爲非常滿意，上期「編輯後記」中所說的缺憾，可以說已經泯除了不少；但欲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自尙非海內文友通力合作不可。

周作人先生的「藥味集」，係由北平新民印書館印行，爲周先生最新的結集，其中頗多南中讀者所未見的文章，惜乎南中沒有法子可看到。本期所刊的是該書的序文，頗可見周先生近來的思想態度，文雖短却是值得重視的一篇佳作。

「甘遜村居日記」是本期的特別貢獻。作者吳昌綬，字伯宛，清道咸間仁和人，爲著名的詞家和刻書鑒藏家，刻有「雙照樓所刻詞」，至今海內推爲善本。本篇爲吳氏遺稿，爲本社以重價所購得，全文約二萬字，約三期可刊畢。

「秣陵十日」的作者柳雨生先生，新自天南北返，立刻爲本刊撰寫此文，極爲生動。紀果庵先生的「兩都賦」，是一篇極出色的力作，可與柳先生一文同讀。

陳獨秀氏新近在川逝世了，本刊特請譚廉先生撰文一述他的生平，對於這位怪傑的傳記，確是一件不易着筆的事，但在本文中，至少已可見一斑。

除如「中庸讀本書後」，「記語言學家王小航」，「牡丹亭女讀書的悲劇」，「從魯迅談到關定庵」諸文，都是上週之作，值得一讀。

介紹南京兩大報

中報

社址：南京朱雀路

時代晚報

館址：朱邀 朱雀路 電話：二二五九 二二五八